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淺釋

◎美國萬佛聖城宣化上人講述於三藩市佛教講堂
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

開經偈
無上甚深微妙法　百千萬劫難遭遇
我今見聞得受持　願解如來真實義

Ａ1.總敘名意　Ａ2.歸敬請加　Ａ1（分十）
Ｂ1.標舉宗體　Ｂ2.別歎能詮　Ｂ3.教主難思　Ｂ4.說儀周普　Ｂ5.言該本末
Ｂ6.旨趣玄微　Ｂ7.成益頓超　Ｂ8.結歎弘遠　Ｂ9.感慶逢遇　Ｂ10.略釋名題
今Ｂ1

往復無際，動靜一源，含眾妙而有餘，超言思而迥出者，其唯法界歟。

往復無際：往，就是去，又是起、升起，又是一個動，又是一個變。所謂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」你若至誠了，才能化；不至誠，就不能化。復，就是來，也就是一個滅，也就是一個靜。這是說「動不礙靜，靜不礙動」；動也就是靜，靜也就是動，這動靜一如，所以才說「無際」。

無際，就是沒有痕跡，沒有一個道路，也就是「口欲言而辭喪，心欲緣而慮亡」，口裏想說話，可是言辭喪亡了，沒有法子說得出來；心裏想要攀緣，可是也沒有法子能攀緣，想要攀緣也不可以，這種的思慮都沒有了，所謂「不識不知，無思無慮」。這是什麼呢？這是《華嚴經》的「用大」，表示《華嚴經》這種利用是大的。所以說「往復無際」，往而未往，復而未復，往復不二，沒有兩個；「往」是從「復」那兒來的，「復」也是從「往」那兒來的，所以往復無際，沒有一個道路。

這好像「如鳥行空無有跡」，也沒有痕跡──小鳥在空中飛來飛去，沒有一條路。你找不著小鳥在空中飛的那條路，找不著的。「如刀斬水水無痕」，好像用把刀斬水似的，你斬了一刀，等一等它又沒有痕跡了。

說是這樣說，可是鳥在空中飛過去，並不是沒有路，而是有一條路在那個地方。鳥飛過去，要過一天一宿二十四個鐘頭後，那條路才會沒有了；不過我們肉眼看不見那一條路，所以不知道。雖然現在有愛克斯（Ｘ）光鏡，又有顯微鏡，也看不見，只有得到五眼了，一看：「哦，那個地方頭先有小鳥飛過去，所以那個地方的微塵都沒有了，真空了。」

「如刀斬水水無痕」，用刀砍水，水上雖然沒有痕跡，可是在天眼看來，那刀痕也是要經過二十四個鐘頭，在水裏的刀傷才會長好。說：「刀砍水，水也受傷嗎？」砍到人身上，人就要出血，為什麼砍到水裏，水不受傷呢？因為砍到水裏，水就透風了──在那水裏頭就會有一股風。不過這不是現在的科學所能研究出來的，或者過一、兩千年後，科學就會有這種的證明了。現在我這麼說，相信很少人會相信的；但是以後也會有很多人相信，為什麼呢？他將來要是明白這個道理，他就相信了。這是往復無際，是用大。

動靜一源：這是「體大」，「動」的根源也是在這兒，「靜」的根源也是在這兒，這本體根本沒有一個動靜。動靜，這就有所變；就是方才我說的「動則變」，一動就會變，像《周易》八八六十四卦，你這麼一搖它，它若不動呢，那就是本卦；它若一動，就變成其他卦了。這動靜的本體是一個的，動的根本就是靜，靜的根本也就是動，兩個是二而不二的；雖然說是兩個，本來是一個，它們來自一個源頭。

再舉一個很淺的例子，大家就會明白這個動靜。這個動靜的本體，就譬如母親生出兩個兒子，一個叫阿動，一個叫阿靜；阿靜叫媽媽為媽媽，阿動也叫媽媽為媽媽，所以這就是一體而生。

在老子《清靜經》上說：

夫道者，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；
天清地濁，天動地靜；
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；
降本流末，而生萬物。
清者濁之源，動者靜之基；
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

這個道「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」，清者就是濁之源，他沒有說這個清濁是一源，而說清者是濁之源；「動者靜之基」，「動」就是「靜」的一個基礎。「人能常清靜」，人若常常能以清靜，「天地悉皆歸」，天地都歸回到我自己這裏了。

老子說：「天清地濁」，天就是清，地是污濁的；「天動地靜」，天是「動」的，地是「靜」的。其實現在的科學發現：「地是動的，天是靜的」，但是我們講的這個動靜，並不是科學所謂的動靜，這個動靜是說它的本體。你看「地」，科學證明它動，實際上「天」也動；你看「

天」好像是不動的，其實它也動；「地」是動的，其實它也不動。這種的道理，不是凡夫用文字語言就可以說得明白的。

老子又說：「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」，男人是清淨的，女人是污濁的；男人是動的，女人是靜的。有的人就說：「這種道理，我不相信，男人才是污濁的，女人才乾淨呢！女人天天又擦胭，又抹粉，把面裝飾得不知有多乾淨。」為什麼她要裝飾它？要是不污濁，為什麼要裝飾？好像地上要是沒有塵土，你掃它做什麼？你想掃地，就因為它骯髒，有塵土。為什麼你要做一個假面具？就因為自己知道是污濁。

現在有一些明星，更用美容術來做假面具；本來老得像雞皮鶴髮，面皮像雞皮一樣，頭髮像白鶴那麼白，但是用一種藥品把頭髮染黑了。這面孔也裝成假的，就把這邊的肉拿出去一點，或者是再加上一點，皮膚弄得光光的，把鼻子也換成假的，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好看，可是裏邊卻很痛苦。而老子在幾千年以前，就知道這個道理，所以他就直接說：「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。」我們不管它是動靜，還是清濁，我們現在是講「動靜一源」，動到極點又該靜了，靜到極點又該動了；清到極點就濁了，濁到極點又清了，所以沒有什麼分別，都是一個根源，一個源頭來的。

有人說：「這個道理，我始終不明白。」我很容易令你明白，方便法很多，真實法很少。什麼方便法呢？譬如你白天不睡覺，要做工是不是？這就是個動；你在晚間要睡覺，不做工了，這就是個靜。你不能說：「我天天睡覺，不做工」，不可以的；你也不能說：「我天天做工，不睡覺」，這也不可以的。所以這個動靜，動不離靜，靜不離動，動靜一源，這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「體」，是「體大」。因為「體大」，所以把「動靜」都包括了。

含眾妙而有餘：這個「眾妙」就不是一種妙。含，是包含、含藏；含藏著眾妙，不是只有一種妙。而有餘，雖然說眾妙就是很多的妙，但是還有餘，還有多餘出來的，這是「相大」。

「往復無際」是用大，「動靜一源」是體大，「含眾妙而有餘」就是相大，這是體、相、用三大。所以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體也大、相也大、用也大，這三句的序文就說明了三大。

這個「妙」，本來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現在是眾妙。這個「眾妙」，是清涼國師用道教的名詞，來顯示佛法的道理。這眾妙是《道德經》上的經文。這文一開始就說：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是萬物之母。
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儆。
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
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「眾妙」就是從這兒來的，名詞雖然是一樣的，可是意義不同。《華嚴經》是含眾妙而有餘；這還有餘，有餘就還有多的。而《道德經》就不是這樣，意思是不同的，它那個眾妙之門，就沒有餘了。

超言思而迥出者，其唯法界歟：超，是超越，就是超過去了。超過去什麼呢？超過言語思想；「言」是言語，「思」是思想。就是說也說不出來，想也想不到，這種境界是不可思議的。因為不可思議，所以說是「迥出」，「迥」當「遠」字講。怎麼遠呢？它超出這個言思，超出這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也就是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。這種境界是什麼呢？「其唯法界歟」，這就是法界；唯，是唯獨，唯獨法界。

法界有（一）事法界、（二）理法界、（三）理事無礙法界、（四）事事無礙法界，這四種法界，所以佛才說：

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
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

法界又有十種法界，這十法界又分開有「四聖法界」與「六凡法界」，這四聖六凡法界歸納起來，不出你我現前這一念的心性，這一念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不離一念。

十法界就是佛法界、菩薩法界、緣覺法界、聲聞法界，這是四聖法界。天法界、人法界、修羅法界，這叫三善道。畜生法界、餓鬼法界、地獄法界，這叫三惡道。

（一）地獄法界：為什麼會墮地獄？因為你做墮地獄的事情。譬如你殺人、放火、擾亂社會的治安，令這個社會人人都受到災害，這就會墮地獄。這墮地獄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就是從「貪心」那兒墮的。你貪心，就會墮地獄；你瞋心，就會轉餓鬼。

這個地獄，大的有十八種，小的有五百種，其次又有千萬那麼多的地獄。這個地獄，並不是預先造成了，在那兒預備好，等你去墮，不是的。是怎樣造成呢？是由你的業感所現。你造地獄的業，就現出一個地獄來；這個地獄現到什麼地方？現到你的心裏。

你在生的時候，不快樂，很憂愁的，常常哭，所謂「哭一哭，地獄有個小黑屋」，那小黑屋是

很黑很黑的，沒有光明，並且還要受苦。在小黑屋裏頭，什麼也看不見，旁邊就來一把刀，把你身上刺破出血，啊！痛得不得了，痛得要死；等痛死了，然後呢？很奇怪的，就有一種巧風，這種風一吹，你又活了，這是地獄。

（二）餓鬼法界：你若盡好發脾氣、瞋心重，就會轉餓鬼。餓鬼就是有很大的脾氣，無論什麼事情，他都要發脾氣；所以誰要是願意發脾氣的，就會轉為餓鬼。這餓鬼是怎麼樣做的？也就是你的心裏頭盡發脾氣，就會做餓鬼去。

（三）畜生法界：畜生是怎麼樣做的？畜生就是由「愚癡」來的。你要是愚癡，什麼也不明白，就會轉為畜生。

你看那畜生為什麼要被人來支配呢？就因為牠愚癡，牠沒有人那麼聰明。有人說：「我看見有的畜生很聰明。」那你可以做那種畜生去啊！你很羨慕牠，你很歡喜牠，這沒有什麼困難的；只要你做畜生的事，就可以變成畜生，這一點都不難的。畜生做什麼事？就是愚癡的事。譬如你想：「這件事情雖然不合乎道理，可是我一定要做它！我不管它是合不合乎道理，我就是要做它！」明知這件事情不合理，卻一定要做，這就是無明。無明現前，就變成愚癡了，所以這樣就會變成畜生。

「三惡道」就從貪瞋癡去的；那麼「三善道」從什麼地方去的呢？從善功德那兒去的。

（四）人法界：你要是做善事，就可以做人。我們來做人呀，還得看你做的善事大小、多少。你善事做得多，就可以做煤油大王、汽車大王，或者是金大王、銀大王、鑽石大王、房子大王、地大王、天大王……，做這麼多大王。

（五）修羅法界：立功，有的地方你知道它是功，你立了；有的地方它不是功，你以為是功，也立了──好像去殺人，幫國家打仗，這就是阿修羅的法界。阿修羅就是好和人鬥爭，他以為鬥爭勝了，這就有功了，所以他就做修羅了。

這修羅法界，在天上也有修羅，人間也有修羅，畜生也有修羅，餓鬼道裏也有修羅，在這四道裏頭都有阿修羅。畜生裏頭怎麼有修羅呢？你看那些個畜生，有的畜生就專門要欺負其他的畜生；好像害群之馬──在一群馬裏邊，牠不是踢踢這隻，就是咬咬那隻，這就是修羅。還有在人裏邊，你沒有麻煩，他就給你弄出一個麻煩來，這也就是修羅。

這修羅就是好鬥爭的。天上的修羅，他有天福，沒有天權，也沒有天德。修羅又叫「無酒」，他沒有酒喝。有人說：「我就歡喜喝酒，做修羅沒有酒喝，所以我不願意做修羅」，那是最好的。

你不想做修羅，就要先不發脾氣；你有脾氣，那就是通修羅法界。所以你想不做修羅，首先要不發脾氣，要「性如灰」，性情好像那個灰似的，裏頭沒有火；又可以說「性如水」，好像水似的，誰渴了就飲水，而且水也柔和不硬；又要「性如棉」，像棉花那麼柔軟，誰冷的時候，都要穿棉衣服，這也是對人都有好處的，那就不會做修羅了。有人說：「做人的衣服，那我也不願意。」這是比喻，不是真去做衣服了。

以上是修羅法界。

（六）天法界：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，以為生天就是到極點了，「啊！到了天國樂園，親近天主。」其實這個天主，他在佛教裏只是一個護法；不要說他不大，就連坐的地方都沒有，還要站著。有的人說：「我不相信天主是給佛站著。」你不相信？那你就去試一試，你信你的天主去，不要信佛，這沒有什麼關係的。

那麼不懂佛法的人，他認為天主是最高了；其實在佛教裏，這位天主就是一個地保官。這個地保官是管一般老百姓的，他說：「我是最大的，這個世界上沒有比我再大的了。我管著你們，你們都要聽我的招呼。」因為他是鄉下的地保官，這一些鄉下佬都不知道文化是個什麼？也都不知道佛法是什麼？也不認得字，所以就聽這地保官的指揮，說：「他就是我們的主啊！我們要常常接近這個主。」

這地保官有時單獨去見市長；見了市長，他又要鞠躬、作揖的，可是沒有人看見，所以這些老百姓也不知道還有市長管著他呢。假如他去見總統呢？那他更要客氣了。總統叫他：「你請坐啦！」「不必了，我在這兒站著就可以了，我站著已經覺得很光榮了。」他就這樣子。

在〈楞嚴咒〉裏有一句「南無因陀囉耶」，那個「因陀囉耶」就是這位天主。所以你們要認清楚他，以後見到這個因陀囉，他若說他是因陀囉王，你問問他：「您就是天主啊？」他的臉一定都會紅了，說：「是的、是的！」

這天法界也是無量無邊的，不是只有一個天主，而是有很多天主的。這位天主原來是個女人，因為有三十二個女人幫她一起造佛像，給佛裝金，貼上金身，以後得到去做天主的果報。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一直到現在，他還是做他的天主。那麼有多久以前呢？有幾萬萬萬萬年、幾百萬萬年也不一定了。你不要像歷史學家一樣，一定要去追究、研究，看看有什麼證據？沒有證據！這不過是我現在對你這麼講。你不信嗎？你信不信都沒有關係，我不會因為你不

信就不高興，為什麼？你信，天主也是天主；你不信，佛也是佛，不會有一個增減的。這天法界很多，說不完那麼多。

（七）聲聞法界：怎麼叫聲聞呢？因為他聞佛聲音而悟道，修「四諦法」：苦、集、滅、道。聲聞就是阿羅漢。阿羅漢有初果阿羅漢、二果阿羅漢、三果阿羅漢、四果阿羅漢。問：「有沒有五果阿羅漢？」有一次我給人講開示，提到有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就有一個很投機的人說：「我知道，五禪是特別又高一層了」，他虛造出五禪來。其實阿羅漢只可以證到四果。

初果，是斷了八十八品的見惑。

見惑是「對境起貪愛」；也就是你見到什麼境界，就被這個境界轉了，這叫見惑。對這個境界生出一種貪愛來了；好像你見到一部很漂亮的汽車，你就想：「我想法子也要買這麼一部汽車，坐到裏邊，噗、噗、噗……，啊！就跑得很遠的，不用走路了。」這就起了貪愛。起了貪愛，這叫見惑。你對這一部汽車，不打這種妄想，就沒有見惑了。汽車是這樣子，甚至於飛機、美麗的房子、美麗的衣服，或者美麗的東西──包括一切，不用說明白，你自己明白就得了。總而言之，你見到什麼，生出一種貪心來，放不下，甚至於睡覺也睡不著了，就想這美麗的東西：「啊，這個真是太好了！」就這麼一想，想這個境界，對境起貪愛，生一種貪心，生出一種愛心，這就叫見惑。

思惑是「迷理起分別」。迷，就是不明白；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就生出一些個妄想的分別。譬如說：「啊，這講《華嚴經》……？不錯？恐怕不是這樣吧！我不應該相信的，我應該信我自己，不應該信《華嚴經》的。清涼國師他有十事自勉，那是他的事，不過那麼講，嘿，他也不一定是這樣子。」分別是這樣子、不是這樣子？又懷疑講的是真的、是假的？這就叫迷理起分別，這就是一個思惑。

初果聲聞斷了八十八品的見惑。見惑有八十八種，思惑有八十一種。說：「我沒有看見那麼多。」你不單沒有看見，你連聽都沒聽見，你怎麼會看見呢？是不是啊？

見惑是粗惑，思惑是細惑。證得初果阿羅漢，見惑都斷了；證到二果阿羅漢，都斷了思惑；證到三果，斷塵沙惑。塵沙惑就是像微塵和沙那麼多的惑，很微細的。要是斷了塵沙那麼多的惑，塵沙那麼多不明白的事情都斷了，都明白了。說：「那不錯啊！」不錯，你就試一試看，發心往前修行。

（八）緣覺法界：這個緣覺呢？就是修「十二因緣」而悟道的。在有佛出世的時候，就叫緣覺；沒有佛出世的時候，他自己住到深山穹谷去，看萬物的生生滅滅，觀飛花落葉，自己修行開悟的，就叫獨覺。

（九）菩薩法界：菩薩是自利利他、自度度他、自覺覺他，行六度萬行，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修六波羅蜜法。

「波羅蜜」是印度語，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叫「到彼岸」。什麼叫到彼岸呢？就是好像過海似的，從三藩市到屋崙（Oakland）那邊，這叫到彼岸了；現在有橋，在橋上走，不需要搭船；也就是從這一岸到另一岸，就到彼岸了。無論做什麼事，做完成，做好了，就是到彼岸。好像肚子餓，吃飽不餓了，這就到彼岸，這是一個淺近的比喻。又好像你渴了，去飲一杯汽水，或者飲一杯牛奶、果汁，或者飲個什麼的，這就不渴了；不渴，就到彼岸了。

還有，以前沒有布施，我現在布施了，這就是到彼岸了；以前沒有持戒，我現在持戒了，持戒到彼岸了。以前沒有忍辱，我現在忍辱了，這也到彼岸了；以前沒有精進，我現在精進了，這也是到彼岸了；以前沒有禪定，我現在修禪定了，也是到彼岸了；以前沒有修智慧，我現在修智慧，這也到彼岸了。菩薩就是修這六種波羅蜜，六種到彼岸的方法。他利益自己，又要利益他人，這叫自利利他。自度度他，首先自己要度自己，所謂：

自性眾生誓願度，自性煩惱誓願斷
自性法門誓願學，自性佛道誓願成

菩薩常常發這四弘誓願，願意度自性；那麼度自性，隨著也是要度他，因為「他」和自己是有互相關係的。

為什麼佛要度眾生？就因為眾生都是佛，不過眾生不知道，佛就要說明白這個佛法，令眾生都成佛。菩薩呢？就是依照佛法來教化眾生的，所以菩薩是自度度他，又自覺覺他。

菩薩自己覺悟了，他想：「啊，這覺悟是不錯的！什麼都明白了，豁然貫通了，也沒有無明，也沒有煩惱了，真是妙到極點；這種境界真是不可思議！我一個人得到這種境界，沒有什麼用啊！我應該教所有的同類──就是人，都得到這種不可思議、最妙的境界。」於是他也不留戀在這種妙的境界上，而去忙得不得了，天天要教化眾生，要度眾生；他要令眾生都同樣得到這種覺悟，這就是菩薩的發心。

菩薩也是從心裏做成的，聲聞、緣覺都是從你的心做成的。譬如你心裏願意做菩薩，你就行菩薩道；若心裏想：「菩薩道？嘿，我才不願意做這一套呢！菩薩道盡自己吃虧，我可不願意吃

虧的！」就不願意行菩薩道了。行菩薩道的人，就是發大菩提心，以法界心，修法界行，行法界的道，這是菩薩。

（十）佛法界。佛是自覺覺他、覺行圓滿。德行也圓滿了，修行也圓滿了，一切一切都圓滿了，所以就成佛。佛是什麼？就是人嘛！不過他已返本還原，明白他本來的面目，找到他自己的家鄉，所以成佛了。

佛成佛，最先說的就是這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這部《華嚴經》佛說了三七日，共二十一天。佛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不是他這個報身說的，而是他的法身說的──佛現毗盧遮那佛的相，來說這部《華嚴經》。

在佛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二乘人就只看見佛在那兒入定，沒有說法；法身大士才看見佛在那兒說法。二乘人見到佛還是一位丈六的老比丘相在那兒打坐。其實，佛在那兒打坐，正是現清淨法身，說《華嚴經》。可是，二乘人雖然有眼睛，卻看不見盧舍那佛；雖然有耳朵，也聽不見佛的聲音。佛那時候現出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、圓滿報身盧舍那佛。

盧舍那佛有多大、有多高呢？有一千丈那麼高──千丈盧舍那；法身則是遍滿一切處的。佛現千丈盧舍那佛身，菩薩都看見佛在那兒說《華嚴經》，可是羅漢就看不見、聽不見。我們現在既不是羅漢，也不是菩薩，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能看見《華嚴經》，也能聽聞《華嚴經》這種法呢？或者我們在過去種菩薩的因，所以才有這種因緣聽聞這種大法、大教。

這十法界，分開有十個法界，合起來就是我們現前這一念心。我們這一念心，就是遍滿十法界，所以才說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三世一切佛，就是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這三世一切佛。你若想要知道三世一切佛，是怎麼樣成的？你就應該觀法界性──一切唯心造。

我們現在來參加暑假佛學講修班，你怎麼來的？說：「我買一張飛機票，坐著飛機，就飛來了。」或者，「我買了一張bus（巴士）票，搭上巴士，就把我運來了。」或者，「我自己開我那輛老骨董的車，開了幾天，就來了。」都不是的，你們這都錯了。怎麼錯了呢？是你的心使你來的──你心裏想：「中美佛教會有一個暑假佛學講修班。第一期是九十六天，第二、第三期也是九十六天，這第四期呢？期間縮短了，大概很容易的，我去參加這個講修班，試一試看。到那個地方只有幾個禮拜，再困難嘛，也可以受得了。」於是心裏就想：「去、去了！」

你心裏一想去，現在就來了，就來到「華嚴佛學講修班」當學生了。這不就是一切唯心造嗎？這就是唯心造出來的。你要是心裏不想來，就是有飛機、有輪船、有巴士、有火車，也沒有用。你心裏不想來，你根本就不會邁步；一步不邁，怎麼會來呢？所以，這是一切唯心造。

心是什麼？心就是法界。現在不是說「其唯法界歟」，這不過是換個名稱，其實就是「其唯汝心歟」，就是你的心。說：「哦，原來我以為法界是很大的，現在變成我的心了，我的心很小的。」你心小？你方才沒有聽見這十法界都是現前一念心嗎？你的心怎麼小呢？你的心比虛空都大，比天地都大，不過你不會用它。你的心是「大而無外、小而無內」的，不過你就知道你有那一個小「心」，像一粒微塵那麼小，那是你境界太小了；你要是境界大，就知道你有一個大心。

B 2.別歎能詮

剖裂玄微，昭廓心境；窮理盡性，徹果該因。汪洋沖融，廣大悉備者，其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焉。

剖裂玄微：剖，就是拿刀割開它，好像龍眼──就是把桂圓外面的殼給剖開了。裂，就是你這一剖，它就裂開了。剖裂什麼呢？「剖裂玄微」，什麼叫玄微？玄，是玄妙；微，是精微。既玄妙又精微，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法界。前面那一段文，是說的「標舉宗體」，標，標示；舉，舉起來這個宗旨的體。現在這一段文是「別歎玄微」，特別讚歎這種玄微奧妙，它是太妙了。剖裂玄微，就是把這不可思議的境界給打開來了。

昭廓心境：這個「昭」和「照」差不多的意思。不過這個「昭」是「明」的意思，就明白了。廓，是廓大了，張開了，張小使大。本來是很小的東西，好像扇子合起來才這麼小，你把它張開來就變得很大。又好像一把傘，平時傘像一根很小的棍子，要是下雨天，你把傘一撐開，它就很大了，這叫張開。

那麼，這裏要張開的是什麼呢？張開心境。清涼國師知道我們的心境都是很小的，一點都放不下──誰說你好，你抱著這個「好」就跑了；誰說你壞，你就七八家子都搬到一起，眉頭就皺起來了──你看！這種境界怎麼能修行呢？或者被罵了一頓，就覺得要發神經了；或者被人譭謗一頓，就覺得很不高興的。這都是什麼道理？這是因為沒有昭廓心境，心境太小了；你若能剖裂玄微、昭廓心境，則可以窮理盡性。

窮理盡性：這是《易經》上的句子：「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。」清涼國師對《易經》很有研究，這篇序文很多文辭，都是從《易經》上來的。窮理，窮是沒有了，理就是妙理，就是玄妙之

理都窮盡了，再沒有比這個更玄妙的了。盡性，盡也是了了，了就是沒有了，性也盡到極點。什麼叫盡性呢？盡人性，盡己性，並兼盡物之性。

怎麼叫盡人性呢？譬如這個人他好爬山，好到山上去玩；那個人就好游泳，歡喜到水裏去玩；另一個人就願意打坐。各有所好，你知道了，這就是盡人性。

盡人性，還要盡己性。我已知道人家了，還要知道我自己是個什麼人──「我自己是不是一點定力也沒有啊？是不是一點智慧也沒有啊？是不是一天到晚就想發脾氣啊？盡想不高興啊？奇怪！誰教我不高興？什麼道理？不高興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哦，原來我的無明這麼重啊！」你能體會出這個道理，這就把自己的性也盡了。知道自己了，「你不要這麼樣壞！要往好的路上走一走啊！」自己就給自己做參謀，自己給自己做顧問。

那麼人也知道，自己也知道了，又知道物。茶杯也是個物，是喝茶用的；香爐也是物，是燒香用的，各有所用，各有所長，也都知道了，這叫盡物性。把人性、己性、物性都研究明白了，這叫窮理盡性。

徹果該因：徹，是通達；該，是包括。「徹」也就是由這個「果」就包括「因」，「因」也可以通到「果」那兒去，也就是所說的「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」。因該果海，在因地的時候，就包括這果地；果徹因源，在果的時候，也就通徹這個因，也就是通徹這個源頭。這一部經，初發心便成正覺──在這最初一念的發心，就成正覺了，就成佛了；所以這叫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，它就是這樣地玄妙。

汪洋沖融：汪，是深的樣子，可以解釋為「汪汪」，汪汪就是很深很深的，不知道有多深了，好像那海深似的。洋，是廣大，洋洋是廣大的樣子，既深且廣，所以說好像大海一樣。沖，又可以當一個「和」字講；融，是融通，也可以說是圓融、通融，融會貫通。這種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道理是既深又廣，但是它又和、又通、又圓融。融會，就是把它都會合到一起；貫通，就好像用線把它穿起來一樣，貫而通之。

廣大悉備者：又廣又大。悉備，是完全充足，沒有欠缺的意思，也就是無欠無餘了，不少一點點，也不多一點點，正恰到好處。廣大悉備者，全備了，完全具足了；具足什麼呢？具足這種微妙不可思議的道理。

其唯大方廣佛華嚴經焉：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七個字，是這一部經的名字。經有通名，又有別名，「大方廣佛華嚴」是別名，是這一部經特別的名字。單單「經」這一字，是通名，一切的經典統統都叫經。

名，有通有別，通名就好像大家彼此都叫「人」，中國人、外國人都叫「人」；經也是一樣，無論是這一部經，或者是那一部經，統統都叫「經」，這是普通的一個名稱。又有一個別名，人各有其名，經也各有其名。姓張的就是張先生，姓李的就是李先生，這是姓；又有個名字，或者張大，或者李小，這些都是別名。西方的人，有的叫Steve（史提夫），有的叫Stan（史坦），有的又叫Frank（法蘭克），有的叫這個名字，有的叫那個名字，這些也是別名。

大，怎麼叫大？體包虛空，能把虛空都包了，沒有邊際，所以叫「大」。

方，就是方法；這個方法，也就是這個佛法。所謂「法門無量」，佛法的法門是無窮無盡的，深如大海，所以叫「方」。

廣，就橫豎來講，橫就是廣，豎就是大，再也沒有比它再廣的了。這裏也就包括著：用也大、體也大、相也大；用也廣、體也廣、相也廣。這「大方廣」三個字，簡略地講，就是這樣子。

佛，就是一個大覺的人，離覺所覺。怎麼叫離覺呢？我們天天想要覺悟、想要覺悟……，這沒離開覺呢！覺悟之後，就離開覺了，離覺所覺，所應該覺悟的，他離開了。說：「那我也離開覺了，我就是佛了。」你可以做一個「假佛」。佛的智慧朗然普照，比太陽光都光明，能普照一切。你若能普照一切了，才能說離覺所覺；你若不能普照一切，那就不能說離覺所覺了。

我前幾年遇到一個中國人，他就認為自己是開悟了，他說：「我以前看佛教、道教的書，看醫書，所有的書我都看；現在我什麼書都不看，什麼書都不需要了。」意思就是他滿足了，什麼智慧都有了。我問他：「你現在做什麼呢？」

「我賣酒呢！」

「喔！難怪你什麼書都不看了，你被酒醉了！」他覺得很不好意思。

開悟不是自己說我已經開了悟了，你開個什麼悟啊？怎麼樣開呢？好像那個鎖，鎖上了，你要怎麼去開呢？這就要有一把鑰匙才能打開。明明是鎖上了，卻說是開了，這是怎麼樣開的？要是把鎖敲爛了，那不算開，那叫不講道理，像土匪似的，專門去把人的夾萬（保險櫃）給破壞了。

佛呢？是離覺所覺、朗然智照，這才是佛。

華，就是有芳香。什麼是芳香呢？德行圓滿了，用德行來莊嚴，有一股異香，這叫「華」。

嚴，是莊嚴。佛有十種身，所以用修行的功德來莊嚴十種身，這叫「嚴」。

經，有很多種意思，有「湧泉義」，又有「繩墨義」。

什麼叫湧泉義呢？經，就好像從地裏頭湧出的水泉一樣，是源源而來，這叫湧泉義。

繩墨義，「經」講的是種種的規則、種種的方法，令人照著來修行，就好像做木匠的，由墨斗拉出一條繩來打直線，這叫繩墨義。這條線或者是黑色的，或者是白色的，無論白色、黑色，都叫繩墨。墨本來是黑色的，但白色的也可以代表白墨。有人說白色不能稱為「墨」，那麼你願意稱它什麼，就稱它什麼。這是繩墨義。

經又有四種意思，叫貫、攝、常、法。

怎麼叫「貫」呢？貫，就是把它貫通起來，用一條線貫穿起來；好像這一串念珠，是用一條線把一粒珠子、一粒珠子給貫穿起來。經從一開始到終了，一個字、一個字的，也就好像念珠穿在一起一樣的，這叫貫穿義──貫穿所說的意思。

怎麼叫「攝」呢？攝，就是攝持所化的機。好像吸鐵石似的，能吸金屬一樣。也就好像你們現在有的從紐約來的，怎麼來的？這是被經攝來的。說：「我不相信，這是我自己來的」，你自己來的？這是經的力量把你攝來的，但是你自己不知道；這叫攝持，像吸鐵石似的，把你從紐約攝到這裏來了。

今年暑假班裏，有我一個老朋友，他也就是果容的老朋友。記得有一次我到紐約，他把我送到青年會，又幫了我很大的忙。那時候我也不會英文，不單不會英文，中文也不會。到了紐約，雖然沒有像那位竇先生一樣──他到了紐約，人家問他：「你到什麼地方去啊？」「我到紐約。」再問他：「你到什麼地方去啊？」

「我到紐約。」在這四個多鐘頭，都是「到紐約」。「你到紐約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我就到紐約。」我還沒有這麼樣地鄉下。

我給這位老朋友打電話，他就去找青年會，安排我住的地方。那時候是我找他，現在他來找我來了。這是什麼道理？也就是被這個經典攝來的，他說：「那我不相信。」你不相信？但你可來了。這就是說這個意思，你不要一定相信這個道理，也不一定要是這樣子。現在你放下心了，不要和我辯了，是不是？那麼這是攝持所化的機。

怎麼叫「常」呢？常，是不變的；不單現在不變，過去也不變；不單過去不變，未來也不變。這是從一開始到現在都不變的，這叫常。

怎麼叫「法」呢？法，就是所有一切眾生，都遵守這個方法，都照這方法去做；不論你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東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、上方、下方、東南方、西南方、西北方、東北方，十方三世一切眾生都要依照這個方法來修行，這叫法。

這個「經」，就有這麼多的意思。本來還有很多的意思，但是我講多了，恐怕你也記不住；或者我已經忘了。說：「法師盡開玩笑。」不開玩笑，哪有那麼多真話講？你聽的是玩笑，就是玩笑；你聽的是佛法，就是佛法，這不是說法師開玩笑。你若認為這沒有什麼道理，我講的就算有道理也變成沒有道理；你若認為我講的有道理，我講的就是馬馬虎虎沒有道理，你也都覺得是不錯，比其他這幾位美國法師講得好一點。是不是啊？就是這樣子。

經的意思是這樣子，經又有多少種的名字？經的名字有七種──七種立題，所有佛說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，都不超出這七種立題。這七種立題，以前講過很多次，現在我不必再講了。

B 3.教主難思

故我世尊，十身初滿，正覺始成，乘願行以彌綸，混虛空為體性，富有萬德，蕩無纖塵。

故我世尊：故，當「所以」講；所以說我世尊。我世尊，就是佛。那麼清涼國師他稱了「我世尊」，就是「我佛」。這個「我世尊」，可以說是，我將來也可以做世尊，這是一個講法；又可以說是，我的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。現在在這一段文上，所應該講的是──我的世尊釋迦牟尼佛。

十身初滿：佛有十身，就是十種的身；這「十身」等講到經文的時候，會詳細地解釋，在此暫時先不講。初滿，就是最初圓滿，得到這十身的時候。

正覺始成：「十身初滿」和「正覺始成」的意思是一樣的，正覺始成也就是十身初滿，十身初滿也是正覺始成。正覺，不像其他外道那種諸惡覺觀。外道也有覺觀，那是惡覺，不是正覺，是邪覺，是邪知邪見；外道也有智慧，但那是邪智邪慧。佛是正智正慧。

佛在最初成佛的時候，三歎奇哉：

奇哉！奇哉！奇哉！
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
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

你看！佛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，不是像其他宗教說：「只有我是真的，你們都是假的。」佛不是這樣子，佛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。這眾生不單是人，就是非人，一切的畜生、餓鬼，乃至在地獄裏受苦的眾生，只要他們能改惡向善，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，就可以成佛的。所以佛教的偉大，也就是這樣子。不是說單單我可以成佛，你們不能成佛；不是這樣子，而是人人都有份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佛在正覺始成的時候，就看見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。

乘願行以彌綸：乘，是乘坐著，乘坐什麼呢？乘坐他的願行。好像我們搭船到什麼地方去，這叫乘船；我們坐車去，這叫乘車；我們騎馬去，這叫乘馬。釋迦牟尼佛在因地所發的願行，是無量無邊的，所以說彌綸。

「彌綸」也是《易經》上的名詞，《易經》上說：「易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」這就是說聖人造「易」，是根據天地的道理，所以這個道理是彌綸。彌綸，就是「周遍包羅」──周遍，無所不周，無所不遍；包羅，包羅萬有，就是一切的森羅萬象，都在這裏面包括了，所以叫彌綸。

佛的願力，是周遍包羅的，不是像我們發了一種願，以為就夠了。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發種種的大願，每一生發一種願，每一生發一種願，願願成佛道、度眾生，這叫乘願行以彌綸。

混虛空為體性：佛和虛空一樣的，所以說：

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。

假如你想要知道佛的境界，應該清淨你的意念，好像虛空似的。混，是混融，融會貫通，和虛空合而為一，混合和虛空一樣的體性。虛空是沒有相貌的，沒有一個邊際的，佛的體性和虛空是一樣，所以說混虛空為體性。

富有萬德：萬德，是一個總相的名詞，其實不只萬德，甚至於萬萬德。佛富有萬德，這種萬德莊嚴，他的富貴到極點了。

蕩無纖塵：蕩，是坦蕩蕩，就是掃蕩的意思。好像我們這個講堂，有的時候就要清潔一下，要掃除；若不掃呢？就會有塵埃。但是佛是富有萬德，蕩無纖塵，他沒有一點塵埃。富有萬德，就是智慧圓明了；蕩無纖塵，就是業障除盡了，業障都空了。這個塵，也代表這個見惑、思惑、塵沙惑。因為見惑、思惑、塵沙惑都沒有了，所以也就可以說是無明斷了；無明斷盡，塵沙的煩惱也都沒有了，把所有一切不清淨的東西，都清淨無餘了，這叫蕩無纖塵。

B 4.說儀周普

湛智海之澄波，虛含萬象；皎性空之滿月，頓落百川。不起樹王，羅七處於法界；無違後際，暢九會於初成。盡宏廓之幽宗，被難思之海會。圓音落落，該十剎而頓周；主伴重重，極十方而齊唱。

這一段文是「說儀周普」，就是說經的這種儀式，周遍法界。

湛智海之澄波：湛，是湛寂；智海，就是智慧好像海似的，但是是湛寂的，就是不動的，是靜的。澄波，是澄清的波浪，什麼波浪都沒有；沒有波浪，也就是煩惱斷盡了。因為沒有波浪，所以說「湛智海之澄波」。

虛含萬象：在這智海裏頭，好像虛空包含萬象一樣，所有一切的道理，佛都明白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。

皎性空之滿月：皎，是皎潔、清淨的意思。性空，是指佛性就好像虛空的滿月；滿月，就是十五的月亮。

頓落百川：百川，就是有水的地方。頓落，就好像虛空的滿月，那圓圓的月亮，頓然間落到一切水中；所有有水的地方，都有月光。所謂「千潭有水千潭月」，潭就是深水池，也就是有水的地方；有水的地方，就有月光在那水面上。這就是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上說的：

一月普現一切水

一切水月一月攝

一月當空，普遍在一切水裏，都會現出來這個月的光影。是不是有這麼多的月呢？不是的。所有一切水裏的月亮，就是這一個月亮現出來的、攝照的；雖然有千千萬萬的水潭，現出千千萬萬月的光影，但是月的本體就只一個。

皎性空之滿月，皎潔的自性，好像虛空的滿月一樣；頓落百川，頓然間，都到落到這一切的水裏邊去了。那麼眾生心裏頭都有水，佛性裏邊呢？就有月光，照到我們眾生的心水裏邊來。

眾生心水淨，菩提日日增。

這個心若清淨了，心水清淨了，菩提就一天比一天長得大了，長得高了，所以「頓落百川」也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眾生的心水要是清淨了，佛的光明也就照到我們的心水裏邊來了；我們的心水要是不清淨，佛的性光也不能照到。就好像那個水池子一樣，水要是渾濁，就沒有月光；水要是清淨，在水裏就現出一輪月光來。

不起樹王：釋迦牟尼佛說《華嚴經》，是在菩提樹下坐著說的，他沒有起來到旁的地方去，就在那裏坐著說，這叫不起樹王。這個「樹」就是菩提樹，為什麼叫樹王呢？因為這菩提樹比其他的樹都高，它的根也扎得深，枝葉也茂盛，所以叫樹王——就是樹中之王。這「不起樹王」，也就是這菩提道場。

羅七處於法界：羅，是羅列，羅列七處，在七個地方說九會的《華嚴經》。因為有的地方說兩次，有的地方說一次，所以說七處九會。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七處九會是：

第一會——在菩提道場說的。
第二會和第七會、第八會——都在普光明殿說的。
第三會——在忉利天說的。
第四會——在夜摩天說的。
第五會——在兜率天。
第六會——在他化天說的。
第九會——在逝多林說的，逝多林又叫重閣講堂。

佛在這七處，說了九次法會；這七處九會，都是在最初成道說的。

佛最初成道說了九會《華嚴經》，最後一會所在的「逝多林」也叫「重閣講堂」，是後來才修造的；在佛成道的時候，這個講堂還沒有呢！沒有這講堂，佛怎麼能在這兒說《華嚴經》呢？這就是要談到一個「妙」字上。

佛可以把過去的無量劫，搬到現在；把未來的無量劫，也搬到現在；所以也沒有過去，也沒有未來，也沒有現在，所謂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為什麼？你說有現在，這也是個執著；你說有過去，也是個執著；你說有未來，還是個執著。你若沒有執著，過去的已經過去了，現在的不停——你說這是現在，這個眼前這一剎那間又過去了，所以現在的不停——過去的已經過去了，未來呢？還沒有來。所以說「三心了不可得」，這就是破人的一種執著。現在釋迦牟尼佛「不起樹王」，他在這一個地方不起於坐，卻能昇到一切處，遍一切處去說法。能在所有的諸佛國土，都坐在菩提樹下，不起於坐，而昇到一處為眾生說法。

又可以說，佛在這一個地方，而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說法，也不起於坐，就能夠到其他的世界去說法。

又可以說，佛在一處就可以遍滿七處來說法。為什麼呢？這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能納無量劫為一念，延一念為無量劫——把這個無量劫納到一起，就是好像一念之間這麼長，又能把這個一念延成無量劫，所以就說「不起樹王，羅七處於法界」，就在那兒坐著，到七個地方去說法，說九會的《華嚴經》。

無違後際：依照我們人的思想來看，一定有前有後，後邊的不能搬到前邊去，前邊的也不能把它搬到後邊。可是釋迦牟尼佛說法的妙處，就不是凡夫所能知道的。

佛在最初成佛的時候，就可以現出來一個逝多林，在那兒說法；那叫重閣講堂，又叫野閣講堂，因為是在野外造那麼一個閣樓，有好幾層樓，所以叫做重閣。佛最初成佛時，沒有這個講堂，但佛可以現出這個講堂，在這兒講《華嚴經》，所以這叫「無違後際」，不違背後邊的邊際。

暢九會於初成：佛暢談九次的法會，在最初成道的時候，用了三七二十一天的時間，說完華嚴大法。

盡宏廓之幽宗：盡，是窮盡；宏，是宏大；廓，可以說是「空」，又可以說是「張」，張大的意思。幽宗，幽也就是一種玄妙的意思。本來「幽」是很幽暗的，但是這裏的「幽」不是黑暗，這是有一種妙處；這種妙處，人不容易明白，不容易見著，也不容易聽到，這叫幽宗，這種

的宗旨。

被難思之海會：被，是教化，就是加被；加被，也就是教化。佛法可以教化不可思議數量的眾生，不知有多少這麼多的眾生，好像大海會在一起。海會，就是好像大海似的，大家聚會到一起。佛說《華嚴經》，是用「海印三昧」說的；佛說《妙法蓮華經》時，則是入「無量義處三昧」。

什麼叫海印三昧呢？海，是指所有的香水海，這香水海是澄淨無波的，一點波浪都沒有，可是十方世界一切眾生的色身，都現在這個香水海裏，就好像用這個印章，印到一種物質上一樣。所有十方世界的一切眾生，有形有色的，都有一個影子在這香水海裏，好像有一個印紋似的——用這個印章，印到紙上，就有一個印現出來。因為十方的眾生在香水海裏，都有一個印，印現出來，所以就叫海印。而佛是入了這種三昧，用海印三昧說法，所以說是「被難思之海會」。

圓音落落：怎麼叫圓音呢？圓，是圓滿；音，是音聲，這種的音聲非常圓滿。所謂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天人聽，就是天上的語言；菩薩聽，就是菩薩的語言；阿羅漢聽，就阿羅漢的語言；人聽，就是人的語言；畜生聽，就是畜生的語言；餓鬼聽，就是餓鬼所說的語言；地獄道的眾生聽，就是地獄裏邊所用的語言。所以佛用一種音來說法，無論哪一種類的眾生都明白這個法；這叫「圓音落落」，就是一切的眾生，一聽這個法就明白了，好像落到他心裏一樣，這是圓音落到眾生的心裏頭。

這種音聲不是單單在一個國土，就是在其他的他方國土，也能聽見佛說法的音聲，也能見到佛說法的形相。好像什麼呢？好像虛空裏那個淨滿月一樣。淨滿月在虛空，每一個人見了月，都說是對著他，「月光正照著我呢！」佛也是一樣，佛說法的時候，眾生看見，都是和佛面對面，佛在那兒給他說法呢！就好像月光照著自己一樣，所以這叫圓音落落。

該十剎而頓周：頓，是頓然間；頓周，是頓然間就周遍了，包括諸佛國土、諸佛的剎海。這十剎，也就是一個國土的總名。其實不只十剎，無量諸佛的剎海，都現出釋迦牟尼佛說華嚴大法的樣子。

主伴重重：主，是釋迦牟尼佛；伴，就是一切的大菩薩。「重重」是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；這種境界，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極十方而齊唱：極，就是到極點了；極十方，到這十方的諸佛國土。而齊唱，在這個同時，都演說《華嚴經》，講《華嚴經》。那麼在每一個諸佛國土裏邊，都現出這七處九會，其他的世界也都現出七處九會這種的境界；這種的不可思議，演說這華嚴大法，所以說「極十方而齊唱」，同時來宣說這部經典的道理。

講到這一段序文上，有人又起了懷疑心，說：「法師，您前幾天講，佛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二乘人有眼不見，有耳不聞。今天又說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這豈不是前後矛盾嗎？這個道理講不通呀！」不錯，你問得很有道理，可是這個道理只是你自己這麼樣想。我已經講過，說不可思議、不可思議，你還這麼樣想「怎麼可以呢？」雖然說二乘不見不聞，這是因為緣還沒有成熟，所以他不見不聞；等緣成熟的時候，不單是二乘，就是三乘、四乘，都可以聽見了。什麼叫三乘？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什麼叫四乘呢？再加上佛，就是四乘。有這麼一句話說：

天雨雖寬，不潤乾枯無根之草；
佛門廣大，難度少緣不善之人。

天上下雨，也就好像佛法似的，大樹就得大的滋潤，小樹就得小的滋潤；可是乾而無根的草，雨想要滋潤，也滋潤不了它。佛門雖然很廣大，可是也沒有法子度少緣不善之人，也就是難度和佛沒有緣的人。所謂「當面錯過，交臂失之」，就是對著面錯過去了，不認識佛；兩個人本來手可以拉著手，但是他也失去這個機會了。這就所謂的「對面不認觀世音」，你念觀音、拜觀音、誦觀音，見到觀音——觀世音菩薩就在你對面，你也不認識。說：「我沒有見過呀，我見到了，我就會認識。」其實，你天天都見到，你天天都不認識！觀世音菩薩認識你，你不認識觀世音菩薩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佛門雖然廣大，不想往善的做，不想往好的做的人，也沒有法子度他。所以有的人學佛法，學學就跑了；這就是好像沒有根的草，雨沒有法子來滋潤它，學佛法也是這樣子。那麼你現在知道了，見和聞，這都要有一種緣；若沒有緣，就想見，也見不著的。

所以，各位現在到「中美佛教會」暑假講修班，我們都很有緣的，才能遇到一起，共同來研究佛法，這是多快樂的一件事！多應該高興的一件事！你看果遵、果循，家裏離這兒有四、五十miles（哩），都到這兒來聽聞佛法，我真高興！

B 5.言該本末（分二）
C 1.理事相望論本末　C 2.諸教相望論本末
今C 1

雖空空絕跡，而義天之星象燦然；湛湛亡言，而教海之波瀾浩瀚。

雖空空絕跡：這是即相離相，就是在相上，就離開相。怎麼樣離開呢？你沒有執著，就是離開，就是相而無相。雖，是雖然，雖然說空，空也絕跡。空，就是把「相」空了；空空，是把「沒有相」也空了。絕跡，這種跡也斷絕了。雖然跡斷絕無相了，可是即相離相。

而義天之星象燦然：義天，就好像天那麼大，這天以自然為義。而義天之星象，這義理好像天那麼大，天又有星，又有月光的星象。燦然，就是光明的樣子。也就說是，佛教裏的這個教義，好像天那麼大；在這教義裏邊，也包含種種的道理，所以叫「而義天之星象燦然」。

湛湛亡言：湛，是湛寂，也就是清淨的意思，清湛而淨寂。亡言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，這就是「即言遣言」。為什麼可以遣言呢？你若沒有話來說，也不能表示明白那「沒有話可講」的道理。你若想明白那個「在言語而離言語」，你必須要用這個言語，再來形容明白「沒有言語的這個道理」。

所以這一段文和下一段文，就是「言該本末」，所說的話，本來說的本，也該了末；本來說的末，也該了本，本末不二，這就是始終如一，所以說「湛湛亡言」。

而教海之波瀾浩瀚：教，就是佛的教義。佛所說的教義，天臺智者大師，將如來的一代時教判為「五時八教」。五時，第一是華嚴時，第二是阿含時，第三是方等時，第四是般若時，第五是法華涅槃時。以「五時」來判定如來一代時教說法的次第，以「八教」來分別其說法的儀式。這八教就是──藏教、通教、別教、圓教、頓教、漸教、秘密教、不定教。

有一個偈頌是：

阿含十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般若談；
華嚴最初三七日，法華涅槃共八年。

（一）華嚴時：第一時期說的是「華嚴」。《華嚴經》只說了二十一天，但二十一天內所說的法，怎麼會這麼長呢？其餘的《法華經》說了八年、《涅槃經》只說了一日一夜，經文也沒有《華嚴經》這麼長。因為《華嚴經》是佛的報身──盧舍那佛──說的，所以說得又快又多。

華嚴時，於化法中，正說圓教，兼說別教；於化儀中，是屬於頓；所以在華嚴時，屬於頓教，又兼漸教。

（二）阿含時：第二時期說的是「阿含」，佛所說的是三藏的教理與法，屬於三藏教；所以阿含時就叫藏教；就是說的小乘教的「四諦法」和「十二因緣法」。

四諦，就是「苦、集、滅、道」。談到這個「四諦」，前幾年，也是在這個國家（編按：是指美國），遇到一位研究佛教的學者，他研究十多年了，他問：「有沒有四諦？四諦是不是真的？」你說，這研究十多年的佛教，連一個「四諦」還不認識，唉！這真是可憐了！並且他還是個博士呢！要是普通人還沒有什麼關係，他還是個博士，連「四諦」都不懂，他竟然說他研究十多年的佛教。

十二因緣，就是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處，六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」。

（三）方等時：第三時期說的是「方等」，就是由小乘剛要向大乘走的一個初門，說通、別、圓教滿字不生滅門；所以方等時就屬於通教。怎麼叫通教呢？它因為通前通後，通到前邊的「阿含」，又通到後邊的「般若」，所以方等時就屬於通教。

（四）般若時：第四時期說的是「般若」。這般若是屬於什麼教呢？般若屬於別教，因為是「別前別後」，與前面的「阿含、方等」有分別，與後面的「法華、涅槃」也有分別；也就是與前面「藏教、通教」有分別，別後面「圓教」也有分別，所以叫別。

（五）法華涅槃時：第五時期說的是「法華、涅槃」。法華涅槃時呢？是「純圓獨妙」，就是純粹的圓教，沒有夾雜藏教、通教、別教，這是專度大乘，為大乘的根性說法的，這是五時。

在天臺宗所劃分的四教裏邊，藏、通、別、圓，是「化法四教」；又有頓、漸、秘密、不定，是「化儀四教」，合起來是八教。

（一）藏，阿含時就叫藏教，就是三藏教，就是說的小乘教的教理。

（二）通，方等時就屬於通教。

（三）別，般若時屬於別教。

（四）圓，「華嚴」為圓教，但不及「法華」純圓獨妙。

（五）頓，就是來得很迅速的，即刻就開悟了，這是頓教。

（六）漸，是漸次而開悟，一步一步地去修行，是一點一點地開悟。

（七）祕密，佛所說秘密的教，就是所說的咒；這一切的咒，都叫秘密的。這個秘密的，是「為彼說而此不知，為此說而彼不知」，彼此互不相知 ，這叫秘密教。

（八）不定，就是說法無有定法，所謂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？」沒有一定的法。這是不定教。

這八教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三藏十二部；所有的經藏，猶如大海那麼多，所以叫「教海」。

波瀾，波是水波浪，瀾是大波浪；波浪中的大波浪叫波瀾。浩瀚，就是大而沒有邊際的樣子。

Ｃ2.諸教相望論本末

若乃千門潛注，與眾典為洪源；萬德交歸，攝群經為眷屬。

若乃千門潛注：若乃，就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意思，也就是一個轉語詞。千門，表示這麼多的門，並不是一定是一千個門，或者九百九也不一定，或者一千一也不一定，總起來說「千門」。

潛注，潛就是人看不見的，但是它可就流到的一個地方去了；也就好像大海，所有江、河、湖的水，都歸到大海裏去。有的你就看見它流到大海去；有的你看不見它流，也流到大海去。有的在地的上面，流到大海裏面去；有的在地底下潛流，它也歸到大海裏邊去，這你也看不見，這叫潛注。

又可以說，這個大海的水，通遍一切大地；在大地上，無論哪個地方，你把地掘開，那裏邊都有水出。這也就是地裏邊都有潛注的水，所以你把地挖開，它才有水。也好像我們人身上有血一樣，身上沒有破皮的時候，血不流出來；你若把皮碰破、割開，就有血流出來，這也就是在人身裏邊的潛注。

又好像打藥針，用一支裝上藥的玻璃管藥針，打入人身上的血脈裏邊去，這也叫潛注；所以在中文的名稱，叫注射藥針。注射，注就是水流進入一個地方；射，就好像射箭，這麼給注入了。打藥針，這叫注射藥針。

千門潛注，就是所有佛法裏邊的，無論是五時八教，是大乘、小乘，這種種的教義和教理，好像水都歸到大海裏一樣，所以說「與眾典為洪源」。

與眾典為洪源：眾典，就是一切經典──三藏十二部。「這十二部」講過很多次了，我現在只念一念就可以了。

長行重頌並授記，孤起無問而自說，
因緣譬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廣未曾有，
論議共成十二部，廣入大論三十三。

這是有關十二部經的一首偈頌，若想要詳細知道，可以問一問在座的各位，他們若記住，就會講給你們聽；若記不住呢？他們就要找一找了。那麼這樣子，你們會得利益，他們也會得好處。因為他們忘了，又可以記得了；你們不知道，又可以知道了，所以這是自利利他的一個法門。

洪源，也就是表示經典好像大海似的。

萬德交歸：佛，是具足萬德的，是德無不備，障無不寂，所以這「萬德」是「德」的總名稱。交歸，就互相歸回來；歸回到什麼地方呢？歸回來到《華嚴經》，這叫萬德交歸。

攝群經為眷屬：《華嚴經》在一切經典裏邊是經王。《法華經》是經中之王，這《華嚴經》是王中之王──在王裏邊的王，叫「王又王」，所以攝群經為眷屬。《法華經》能攝其他的經典為眷屬，而《華嚴經》又攝《法華經》為眷屬。所以說「攝群經為眷屬」，和它做一個眷屬，做一個族姓，但是它可是一個王。

Ｂ6.旨趣玄微（分二）
Ｃ1.理事無礙　Ｃ2.事事無礙　Ｃ1（分二）
Ｄ1.示三大　Ｄ2.融真妄
今Ｄ1

其為旨也，冥真體於萬化之域，顯德相於重玄之門；用繁興以恆如，智周鑒而常靜。

其為旨也：這一段文是說這個旨趣的玄微。旨，是宗旨；趣，是趣向。這部經宗旨的趣向，玄妙而精微。

冥真體於萬化之域：冥，是冥契，就是契合的意思。契合這個真體。這真體，也就是這個本體。萬化，就是這世間一個造化之開始，也就是一個造化之總，所以叫萬化。域，是疆界、地方，也可以當「處」字講。你若不懂那個「域」字，這個字的意思就是「那個地方」。

冥真體，就是契合這個本體；本體，也就是佛的法身。佛的法身是什麼樣子呢？也就是個法性；法性是怎麼樣子呢？

法性如虛空，無取亦無見；
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

法性如虛空，法性像虛空似的。無取，沒有法子取；你不能說法性在這兒，我把它搬到這個地方，沒有法子搬的，你沒有法子取的，沒有法子可以拿得到。亦無見，也看不見的；為什麼？因為它像虛空似的，你怎麼可以見？說：「把這個虛空拿來我看看，我看一看虛空」，你拿不到的，虛空是無邊無際的，你看不見虛空是個什麼樣子；虛空就是什麼也沒有的。什麼也沒有，你說它是個什麼樣子？沒有樣子，所以說「亦無見」。

性空即是佛，你能性體達到空寂了，這就是佛；不可得思量，也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就是佛的境界。前邊已經講過了，「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」，就是好像虛空似的。你們誰要是能像虛空似的，誰就是佛了；你要是不能像虛空似的，那還要修行。佛就好像虛空一樣的，所以說「冥真體於萬化之域」。雖然是虛空，但是還有妙有，真空裏邊能生妙有，妙有不礙虛空，虛空不礙妙有，所以──

顯德相於重玄之門：顯，顯露出來。德相，也就是萬德之相，佛的功德相；顯佛的功德相於重玄之門。重玄，就是玄之又玄；之門，也就是那個眾妙門。這個重玄之門，就是老子所說的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」於重玄之門，這個門是非常地玄妙，佛的德相在玄妙的門徑裏頭，都能顯現出來。

講起佛的德相，是說不完的。有這麼一首偈頌，是講佛的德相──

剎塵心念可數知，大海中水可飲盡；
虛空可量風可繫，無能盡說佛功德。

「剎塵心念可數知」，剎塵，就是法界微塵剎海的國土，不知有多少；好像剎塵那麼多的心念，也可以數得知道有多少。「大海中水可飲盡」，那大海的水，沒有法子可飲得盡的，但是也算可以喝乾了它──這一口，就把五湖四海的水，都給喝盡了。

「虛空可量風可繫」，虛空本來不可量的，沒有數量的，但是也算可以數量出來有多少虛空。這個風，你用繩子也拴不住它；假設你有神通，你可以把風拴住，可以把虛空量出來多少。大海的水，你用神通一口把它都喝乾了。「無能盡說佛功德」，剎塵的心念都可以數盡，都可以用算術算明白了，可是沒有辦法能說出佛的功德有多少。

所以說「顯德相於重玄之門」，為什麼說「重玄」呢？就是重重無盡、無盡重重。

用繁興以恆如：它這個用途多得不得了。繁，就是多；興，是興起來。用繁興，就是用途很多。以恆如，就是常常的；這「如」也是「靜」，也就是「不動」的意思。

智周鑒而常靜：智慧周遍來觀察；鑒，是觀察。常靜，就是恆靜。

D2.融真妄

真妄交徹，即凡心而見佛心；事理雙修，依本智而求佛智。

真妄交徹：什麼是真？什麼是妄？「妄」是從「真」那兒來的；「真」是從「妄」有的。所以「真不離妄，妄不離真」，這叫真妄交徹。好像什麼呢？好像水的波浪和溼性是一樣，波浪不離這個溼性，但是這個溼性可不是波浪。這「溼性」和「波浪」，也就譬喻「真」和「妄」是一樣的。妄就是波浪，在溼性裏邊生出一種波浪，這就有了妄，這溼性就是個真。所以在波浪裏邊也就有這個溼性，可是溼性的本體沒有波浪，單單溼，它不一定有波浪。所以就譬喻「真妄交徹」這個道理──但是在「真」裏邊也包含有「妄」，「妄」裏邊也包含有「真」，雖然是兩個名稱，但是它原來是一體的，原來都有溼性。

在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上說：「不求真，不斷妄，了知二法空無相。」為什麼不求真呢？真也沒有個相；為什麼不斷妄呢？妄也沒有一個相貌。你要是迷的時候，就是妄；你要是悟的時候，就是真，所以叫真妄交徹。這個真妄交徹，彼此不相捨離的，所以才說──

即凡心而見佛心：就在這凡夫的心，你就可以見到佛心。可是凡夫可以成佛，但佛是不是又可以做凡夫呢？不能這樣講；因為佛若再做凡夫，那麼人就不需要做佛了。佛不做凡夫，如果佛化身去做凡夫，佛本體是如如不動的。那麼凡夫是不是永遠都是凡夫呢？不是，就在凡夫的心性裏邊，就可以見到佛性。因此應該這麼樣講：「凡夫可以成佛」，不可以說：「佛又可以成凡夫」。

即凡心而見佛心，就在凡夫這個境界上，就可以見到佛的境界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真妄交徹，是離不開的。所以眾生怎麼就可以成佛呢？就因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不單單是人，所有的眾生都可以成佛。

有人說：「講了這麼多天，什麼叫眾生呢？眾生、眾生，講來講去也不知道。」

我現在告訴你，這個眾生一般來講，有胎生、卵生、溼生、化生。

「胎因情有」，胎是因為有情，父母有這種情感，才生出子女來。

「卵惟想生」，卵生的眾生就是由想而生的。好像雞抱雞蛋，牠趴在那個雞蛋上想：「我這個雞子，或者是雞女就快生出來了，就快出來了……」牠一天到晚這麼想，想來想去，也不出來，就趴在那地方也不動了。因為那老母雞一定要雞子出來，就想：「一定要出來，一定要生，快點！」牠就這麼想，想來想去，啊！果然遂心滿願，這個小雞子就生出來了。小雞子一生出，母雞就用嘴把蛋給啄開了，一啄開了，啊！母雞就歡喜得不得了。母雞在那兒熱得把身毛都脫去了，牠也不走，甚至於豁出命來，死了都要把這個雞女、雞子，生出來。你看！這就因為想而想出來的。以前母雞下蛋，也就預備生雞子、雞女，所以抱在一起就生出來了。

母雞抱小雞子的時候，沒有雜念，不打其他的妄想，那真是專一了，真是沒有雜念了！就是只有這一個妄想：「快一點、快一點，再等一天就可以了。」那麼第二天呢？再多等一天，等來等去，等到三七二十一天，或者四七二十八天，就生出小雞子來了。

「溼以合感」，溼生就是溼和他物有和合的機會，而生出這個生物來；好像溼和土互相一和合，那地方有一點不垢不淨的樣子，牠就生出來了。你說它乾淨，也不是乾淨；你說它邋遢，也沒有生蟲子。這時候，它還沒有生蟲子，可是等不多久，這個水土相合的地方，得到太陽光這種種的因緣，啊！牠就生出來了，或者生出蟲子呀，或者生出蝴蝶之類的。

「化以離應」，好像蝴蝶是由蛹化出來的。

若講十二類生，除了胎生、卵生、溼生、化生之外，還有「有色」，就有形色可見的；「無色」，就是無形色可見的；「有想」，有有想的眾生；「無想」，沒有想的眾生。又有「非有色、非無色、非有想、非無想」的眾生。有這麼多種類的眾生，你若想詳細明白，可以研究《楞嚴經》；因為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明白。

眾生，就是眾緣和合而生──很多的因緣幫助他生的，所以叫眾生。眾生可以成佛，因為都有佛性；因為這樣，所以說「真妄交徹，即凡心而見佛心」。

事理雙修：事，是事相；理，是理體。事，是有相的；理，是無形的。無形，這是個理；好像我們成佛，我們成什麼佛？就成這一個理；我們知道有這一種道理，所以要依據這個理來修。《華嚴經》講四種法界，就是（一）事法界、（二）理法界、（三）理事無礙法界、（四）事事無礙法界。現在講「事理雙修」──又修事相，又修理體；事也不礙理，理也不礙事。

依本智而求佛智：本智，是我們每一個人本有的智慧；依照我們本有的智慧，來求得成佛的智慧。成佛的智慧，也就是證得我們本來的智慧。我們人人都有本智，所以人人都可以開佛的智慧；要是沒有這個根本的智慧，也就不會成佛。這不單人人都有，一切眾生都有這種根本的智慧，所以才說「事理雙修，依本智而求佛智」。

我們把這《華嚴經》研究明白了，也就「即凡心而見佛心」；你再能依照這《華嚴經》的方法來修行，也就是「依本智而求佛智」，得到佛的智慧。你不讀《華嚴經》，不知道佛的真富貴；這《華嚴經》就是佛最大的寶藏，無價的珍寶都在這《華嚴經》裏頭呢！所以聽過《華嚴經》的人，就知道這佛法的妙處了。

你們各位，如果從一開始，我講多少，你們就把它讀熟了，不要那個經的本子，就能背得出來，那麼到現在就背了很多了。但是從一開始，也沒有這樣做，到現在也就忘了很多了；想要再把它背下來，就覺得很多。不過有志者事竟成，你要是有這種心的話，還可以來得及；等下個禮拜天，可以背給我聽一聽，我看看都是誰能背得出。若都背不出呢？也沒有關係；若都能背得出呢？那是更好了，我很歡喜。那麼都背不出呢，我也不會不歡喜，因為我有這麼一句，說Everything's OK!（怎麼樣都好！），所以若有一個不歡喜，那就是不OK了。

C2事事無礙（分二）
D1.明無礙所由　D2.顯無礙之相
今D1

理隨事變，則一多緣起之無邊；事得理融，則千差涉入而無礙。

理隨事變，則一多緣起之無邊：這個道理和這個事，也就是交徹的，所以有的時候，這個理會隨事變化的，一也就變成多，多又變成一。無論是多是一，這種緣起是沒有邊際的。

你明白一樣，樣樣都會明白了；你若一樣也不明白，樣樣都不明白，所以說「得一萬事畢」。你得到這個「一」了，萬事都會完畢了；你若沒有得到「一」呢？也得不到「多」；你若得不到「多」，你也沒有明白「一」。所謂：

一本散為萬殊，萬殊仍歸一本。

「一本散為萬殊」，這世界上種種色色、形形相相，都是由「一」生出來的。你這麼算一算，人是一，狗是二，貓是三，豬是四，就算到無量無邊，連老虎，再獅子，就拿眾生來講，你算那有多少？這從哪來的？從「一」這個數來的。「萬殊仍歸一本」，這萬殊又怎麼辦呢？仍歸一本，還要回到這一個地方來。什麼地方呢？我告訴你，一個生、一個死，就是生死那個地方。無論你是什麼，都離不開生死；雖然是形相不同，到結果還是一個的——一本散為萬殊，就是個「生」；萬殊仍歸一本，就是個「死」。

事得理融，則千差涉入而無礙：事和理融會貫通，而無障礙。《華嚴經》是講圓融無礙的道理，大能入小、小能容大的事理。千差，就是有千種的差別；涉入，就是交徹。雖然有千萬種的差別，但是彼此互相涉入而無障礙。這種妙境界，可以說是凡聖交徹、事理交徹、真妄交徹、是非交徹；可以將這句變化為百千萬句，這叫「一多緣起之無邊」，也可以說是「千差涉入而無礙」。

方才講這一段序文，有個學哲學的人就說了：「嗯，這個有多少意思，合乎一點邏輯。」有個學社會學的人也說了：「這是不對的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怎麼還說是非都不分、善惡也不分、事理也不分、真妄也不分？這要是不分，怎麼能證明出來是個真呢？是個妄呢？」你要是願意沒有事情找事情來幹呢，那事情就多得很；你要是不願意在頭上安個頭，那根本就沒有個事情；你若再不願意，像那個演若達多各處去找頭，那更沒有事情了。

那個演若達多，你們沒有聽過《楞嚴經》的人都不知道，我給你們講一講，很有意思。他一早起，到那兒照鏡子，一照鏡子，他就說：「咦！鏡子裏的人有頭，我怎麼沒有頭呢？我的頭跑哪兒去了？」於是他就發狂了——沒有頭還能活著？——所以他就跑到街上，「你看見我的頭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我的頭到哪兒去了？」各處去問人。

你看！這是不是沒有事情找事情幹？要是沒有頭，又怎麼會說話呢？又怎麼能去問人呢？但是他不明白這一點，就有了這執著，他說他頭丟了，頭沒有了。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：「騎驢找驢，騎馬找馬」，騎到驢身上，說：「我的驢，哪兒去了？」騎到馬身上，卻說：「我的馬，怎麼不見了？」他自己騎著，也不知道，還在找他的馬。這就是一念的無明把他遮住了，而各處找。

你們想一想：要是向下邊一看，把這個「無明」破了——「哦，原來這匹馬是我騎著呢！不必找了；原來這隻驢也是我自己騎著呢！也不必找了。」你要是找這個真妄，那就有所執著，就有了真妄；你要是無所執著，真妄根本都是一體的。所以講起「一多緣起無邊，千差涉入無礙」，究竟是什麼道理呢？一點道理都沒有，這叫無有定法。你要往這邊講也可以，向那邊說也可以，說來說去，說的都是假的。你們天天能多打一分鐘的坐，那就是真的；說的是假的，行的才是真的。

你們學明白多一點道理，這就是開多一點智慧；你多坐一分鐘，得到多一點定力，這叫定慧雙修。聽經就是修慧；在這兒打坐，就是修定。你不亂講話，這就是修戒；你不想偷著吃東西，這也是修戒；在這個地方，這兒也沒有什麼好偷的東西，所以也就不要想了，這就是戒律。殺生那更不要談了，在這個地方，不會有殺生的。

有的人就說：「對我說這個，這是不對的，我天天都想要殺人。」你要殺人，就先把自己殺了。為什麼呢？不殺自己，你自己就會變妖怪的；你想要殺人，這就是變妖怪，變魔王了。那麼說：「殺我自己，我也捨不得。」

我教你殺自己，是殺你的殺性，不是殺你這個人，是要把你那個「殺心」給殺了。「為什麼我想殺人呢？為什麼我有殺人的思想呢？我要停止這種思想！」你看！你要是能這樣子，就是殺無明賊、斷煩惱惡，這就是真正殺；不妨殺多一點，把無明殺了。為什麼你要殺人？那就是無明，所以——你先要殺這無明——我教你「殺你自己」，並不是殺你自己，而是殺你的無明，把無明斬斷，斬破了它；無明斬破，就不再黑暗，就光明了。

妄就是黑暗，燈光就是真；真妄也是這個道理，真是破妄，妄是顯真。我們現在因為有電燈，有這個光，所以我們人人都看得見，能看經、寫字；若沒有這個燈光，想寫字，閉著眼睛也寫不出來字。有人說：「那可以用天眼嘛！」你要是有天眼，你可以用天眼；沒有天眼，用什麼眼？用「地眼」，哈！這就是真妄的道理。

D2.顯無礙之相

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，六位不亂以更收；廣大即入於無間，塵毛包納而無外。炳然齊現，猶彼芥瓶；具足同時，方之海滴。一多無礙，等虛空之千燈；隱顯俱成，似秋空之片月。重重交映，若帝網之垂珠；念念圓融，類夕夢之經世。法門重疊，若雲起長空；萬行芬披，比華開錦上。

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：故得，這是接著上邊「事得理融，則千差涉入而無礙」那兒來，所以得到十身歷然而相作。

十身，這有兩種的講法：

第一種講法是：（一）菩提身、（二）願身、（三）化身、（四）住持身、（五）相好莊嚴身、（六）勢力身、（七）如意身、（八）福德身、（九）智身、（十）法身。

第二種講法是：（一）眾生身、（二）國土身、（三）業報身、（四）聲聞身、（五）緣覺身、（六）菩薩身、（七）如來身、（八）智身、（九）法身、（十）虛空身。

這十種身，是同時具足而互相相應的，所以叫「同時具足相應門」。

（一）眾生身。眾生是眾緣和合而生的；每一類眾生都有它的身體，這是眾生身。菩薩「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」，觀看著機緣，來教化眾生；因什麼人就說什麼法，所以現眾生身而為眾生說法。

（二）國土身。我們所住的國土，都是菩薩所化現的；菩薩化現一個國土身，來利益眾生、教化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在這個國土身上發菩提心。

（三）業報身。眾生有眾生的業報，菩薩也現出這麼一個業報身，來教化眾生。

（四）聲聞身。聲聞就是現比丘相。

（五）緣覺身。又叫「獨覺身」，菩薩就現這個身來教化眾生。我們現在誰發聲聞的心，誰就是聲聞；誰發緣覺的心，誰就是緣覺。

（六）菩薩身。你要是發菩薩心，你就是菩薩。你這個菩薩，或者就是那個菩薩所化的化身；菩薩現一種菩薩身，菩薩身就是利益眾生，把自己忘了。

（七）如來身。就是現佛身。

（八）智身。就是現出有智慧人的身體。

（九）法身。

（十）虛空身。

這十身可以同時都化現出來，而本來的身不變，所以說「十身歷然」。歷，就是明明白白的，在這兒顯現出來。而相作，現出眾生身的相、國土身的相、業報身的相、聲聞身的相、緣覺身的相；互相現這個相，而作佛事，彼此不相障礙。不是像我們人，就這麼一個身體，到了紐約，在三藩市就沒有了這個身體；到檀香山去，紐約又沒有這個身了。這不是這樣，它同時能現出來這十種身，而互不相妨礙；這叫「同時具足相應門」，同時能現出這十種的身。

六位不亂以更收：六位是什麼呢？就是十信、十住、十迴向、十地，這是四個位；再加上等覺、妙覺，就是六個位。這六位是有條不紊的，一點都不亂。以更收，這就是同時在一個時候，具足這十身，圓滿這六個位，而不會錯亂。

廣大即入於無間：廣大是大，無間是最小了，但是這廣大，能到無間這麼小的地方去，而這個大還不會小，妙就在這個地方；並且這個廣大的境界，到最小的這個地方，這個最小的地方也不會大，這叫什麼呢？這叫「廣狹無礙自在門」，廣不礙狹，狹不礙廣。你在這個無間的地方，就可以見到這廣大的境界；而這廣大的境界，又是在這個無間裏邊。

塵毛包納而無外：塵，是微塵；毛，是一根毫毛。微塵和毫毛那麼小的東西，能把這個廣大包下，包到裏邊而無外，不會包不下的。這也就是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：

於一毫端，現寶王剎；
坐微塵裏，轉大法輪。

「於一毫端，現寶王剎」，在這一根毫毛的梢上，現出來諸佛國土；一切眾生都在這國土裏邊，「坐微塵裏，轉大法輪」，坐到一粒微塵裏邊來講經說法；雖然有無量的眾生來聽法，卻全

都在這一粒微塵裏邊。所以這種境界，就是「廣狹無礙自在門」──廣不礙狹，狹不礙廣；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──這種的境界，不是凡夫所可想像的。

炳然齊現，猶彼芥瓶：炳然，是很清楚的樣子。好像芥子裝到一個玻璃瓶裏，芥子雖然很小的，但卻看得清清楚楚，一齊現出來。這是一多無礙──多不礙一，一不礙多。

具足同時，方之海滴：那麼這「一」也有「多」的成份，「多」也有「一」的成份；好像海裏邊的一滴水，具足這海的味道，《華嚴經》也是這樣子。

一多無礙，等虛空之千燈：燈光互不障礙，在虛空裏頭，有一千盞燈，每盞燈現出自己的光來，彼此沒有障礙。這一個燈也不會說，你這個光太大了，障礙我的光；那一個燈也不會說，我的光太小了，被你的光給照沒有了。你也不障礙我的光，我也不障礙你的光，互相都不障礙，這叫和光。在虛空裏頭有一千盞燈，一盞燈也是有光，一千盞燈也是有光，這就是一多無礙，互相不障礙。《華嚴經》的道理也是這樣子，是無量無邊，但都是很清楚的。

隱顯俱成，似秋空之片月：好像秋天時，空中的月光，或者有隱的時候，或者有顯的時候，有的時候就月盈，有的時候就月虧；但是這個「隱」、「顯」都是俱成，「隱」幫助「顯」，「顯」幫助「隱」。那麼月到盈的時候一盈，就是滿──滿後就虧了，虧了又滿。《華嚴經》也有這種道理，所以說「似秋空之片月」，好像秋天空中的月一樣。

重重交映，若帝網之垂珠：重重，這是左一層、右一層，很多層，重重無盡。交映，是互相交映；就是你的光照我，我的光照你，這叫重重交映，互相來顯它的光明。好像帝釋天和大梵天前的網羅幢一樣，這個網羅幢是圓形的，旁邊都有一些孔──就好像打魚的網，一個孔接著一個孔的，在每一個孔裏邊，鑲一粒寶珠，而每一粒寶珠都會放光。

所以這麼多重重無盡的孔，就有重重無盡這麼多的寶珠，在這個網羅幢上鑲著，珠光互相交映，所以說「若帝網之垂珠」，網羅幢那個珠，互相映照。

念念圓融，類夕夢之經世：這一部經是圓融無礙的，就好像晚間作了一個夢，在這個夢裏邊，覺得過了很久很久的時間──在夢裏又做皇帝、又做官、又發財，作種種的夢──在一個晚間所作的夢，就有一生那麼長的時間；這《華嚴經》也就有這種不可思議的道理，所以才又說法門重疊。

法門重疊，若雲起長空：《華嚴經》的法門是重重無盡，無盡又重重，所以叫重疊。就好像雲彩在虛空裏，這麼左一層、右一層的，雲起長空，這一塊雲過去了，那一塊雲又來了，《華嚴經》的道理也是這樣子。

萬行芬披，比華開錦上：萬行，就是六度萬行；芬披，就好像這花上再繡上花，錦上添花。錦，是錦繡，本來這花就好了，再加上多一點花。可是這個花，也是重重無盡的，所以比喻為錦上添花。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：

錦上添花千個有，雪中送炭半個無。

「錦上添花千個有」，就是好像做了總統了，又有人給送這個禮物，又有人給送那個禮物。總統夫人想要一串鑽石項鍊，即刻就有，不知有幾百人送，這個也送，那個也送。本來她就要一串，結果幾百串都收到了；但是她不會對人講：「我已經有一串了，我不要你這串。」這就叫錦上添花。

「雪中送炭半個無」，在雪裏那個人冷得不得了，他貧寒到連個房子也沒有；沒有房子住，他住到什麼地方呢？住到雪地裏邊──可是就沒有人給送一盆炭火去，使他溫暖一下。

錦上添花本來是這個世間的潮流，這種時代，人都趨炎附勢──趨炎，就是有熱的地方，他來了，跑到這個熱的地方；附勢，有勢力了，他也去依附去了──那麼，用這個來比喻《華嚴經》的道理，就等於錦上添花一樣，好上加好。

Ｂ7.成益頓超（分二）
Ｃ1.總顯高深　Ｃ2.正顯成益
今Ｃ1

若夫高不可仰，則積行菩薩曝鰓鱗於龍門；深不可窺，則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。

這一段序文，今天還沒講經之前，就有個弟子問我，說她不明白；我以為她想要捷足先登，現在才明白，原來今天晚間是她要翻譯，這還可以。本來在沒講經之前，這個道理，你明白、不明白，不能問的。因為在沒講經之前，你也來問，他也來問；有幾百個人都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就變成有幾百個人來問，盡答覆這問題的時間，一天也不夠。所以講經的規矩，是沒講之前，你明白就明白；你不明白呢，就要等到講的時候再明白，不能先問。這是因為人太多了，問了沒有法子一一答覆。

若夫高不可仰：高，就是非常之高的。不可仰，你要是普通的高，可以看得見；要是高得太厲害了，你這麼望，望不著，望都望不見頂，這叫高不可仰。

在《論語》上，有人問顏回，孔子是怎麼樣個境界？說：「你的老師，他是怎麼回事啊？怎麼樣子啊？」顏回就說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」愈仰看就愈高，沒有再那麼高的了，太高了；要是用錐子來鑽它，那更堅固，沒有法子鑽得進去。看似在前面呢，也不知什麼時候，就跑到後邊去了。所以這就是不可思議！

那麼，現在這就是說的「仰之彌高」，用這「高不可仰」，那是更彌高了。

則積行菩薩曝鰓鱗於龍門：積行菩薩，就是由無量劫以來，生生世世都修行，修了不知多久的時間；可是對於《華嚴經》不相信，也不依照《華嚴經》的道理去修行，這就不能到佛覺。你要是生信了，這才能算跳過龍門了；你要是對《華嚴經》不生信，就好像沒跳過龍門。沒有跳過龍門，是因為這龍門太高了，所以沒有跳過去。什麼是龍門呢？這《華嚴經》就是龍門。積行菩薩因為不相信《華嚴經》，就好像鯉魚沒跳過龍門，不能變成龍，這叫「曝鰓鱗於龍門」。

今天有個弟子來問，問什麼呢？問「曝鰓鱗於龍門」的字義。「曝鰓鱗」，她大約不認識這個字。我現在告訴你：鰓，是魚鰓，是魚的呼吸器，在魚頭的兩側；鱗，是魚鱗。這鯉魚有一個公案──也是一個傳說，什麼傳說呢？

孔子的兒子就叫「鯉」，為什麼叫孔鯉呢？就因為生他的時候，皇帝賜給孔子兩條鯉魚，所以孔子說：「那就叫孔鯉吧！」其實叫孔鯉，我認為很不合法的。雖然是皇帝賜給你鯉魚，但是魚是死的，那為什麼你生個活兒子，要叫他一個死魚的名字？所以孔子自己生的兒子，也不會起名字，起個「孔鯉」，大約是紀念那天他有鯉魚吃吧！所以他這個兒子，就變成一條鯉魚了。（編按：孔鯉後來淹死水中）

鯉魚，牠會跳的，也好像蛤蟆，會跳還會蹦的。據說龍宮有個龍門，這個龍門有多高呢？我因為沒有到龍宮裏去參觀遊歷過，不知道有多高，大約最低限度也要有兩丈（二十尺）這麼高。那麼有這麼高，這鯉魚，無論大的、小的，要是能游到龍門的上面這兒，從門外跳到門裏去，這條鯉魚就會化為龍了，所以這叫「鯉魚躍龍門」。

鯉魚要是跳過去，就變成龍；跳不過去呢？就會把鰓幫子摔爛了，把魚鱗也都摔掉了。鰓幫子摔壞和魚鱗摔掉，還不要緊，大約就摔死了──這生死的關頭就在這個地方。

就好像我們人快要開悟的時候，你要是沒有執著，這個魔障過去了，這就開悟了；要是正要開悟的時候，你一執著，就著魔了；著魔，那就甚至於連生命都沒有了。所以開悟不是那麼容易的，也就和鯉魚跳龍門是一樣的，跳過去就成龍，跳不過去呢？就變成泥巴，就是死了，死了變成泥，這叫「曝鰓鱗」。曝，是被太陽曬；在那個地方，鯉魚因為沒有跳過龍門，在龍門外邊被太陽曬乾了──被太陽曬得就要變成微塵了──所以這叫「曝鰓鱗於龍門」。

深不可窺：深，就好像大海的水一樣，深不見底。窺，是窺探，你怎麼樣看，也看不見海的底有多深。

上德聲聞：上德，是有大德的人，好像誰呢？好像舍利弗尊者、目犍連尊者、須菩提尊者、阿那律陀尊者、老迦葉尊者，這些都是上德聲聞。

杜視聽於嘉會：杜，是堵上，杜絕了，也就是塞住了。塞住什麼呢？塞住他們的耳朵，遮住他們的眼睛，所謂「有眼不見盧舍那，有耳不聞圓頓教」，這叫「杜視聽」。視，就是看；聽，就用耳朵聽。在這個七處九會的嘉會中，這些上德聲聞雖然在佛的旁邊，但是他們聽不見，不明白《華嚴經》這個道理。

《華嚴經》的序文，講一個多禮拜了，我今天想起來，想問一問你們各位，還記得不記得清涼國師的十種願？不要看筆記，誰能記得，讀出來給我聽一聽。

弟子：體不捐沙門之表。

上人：什麼不捐？

弟子：……

上人：捐，就是他不破壞、不蠲除、不捨棄，不把沙門的樣子布施給人；這種樣子絕對不能送給人的，絕對是他自己要的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呢？

弟子：不違背這個法界經。

上人：什麼不違背？

弟子：《華嚴經》。

上人：這不是第二，這是第三。「心不違如來之制」，心裏邊都不違背佛的制度、佛的戒律。不要說去做，就連心裏也都不打這個妄想，心裏都不違背佛的戒律。第二是什麼？

弟子：不違背這個法界經。

上人：不背，不是「不違背」，也不能解釋成不要remember，不要把它no paper, can recite。「坐不背法界之經」，是說無論他坐到什麼地方，他的背後如果有《華嚴經》，他就不坐那個地方，他一定面對著《華嚴經》來坐。你若單說不違背《華嚴經》，那《華嚴經》誰違背它？沒有人可以違背它。你要是不懂這個意思，就說他坐那兒，不背誦這《華嚴經》，那就錯了。第四呢？誰能背得出來，背來聽一聽。

弟子：足也不入尼寺，他不到這個地方去，連這個塵也……

上人：這是第五「足不履尼寺之塵」，第四是「性不染情礙之境」，第六是「身不觸居士之榻」，第七是「目不視非儀之彩」，彩，就是花花綠綠這種彩色，就是好像作戲之類的，跳舞穿上花衣服，在那跳跳蹦蹦的；像那些不守規矩的，都是那樣。還有呢？誰能記得？

弟子：第八，手不拿金銀珠寶：……

上人：第八是「舌不味過午之餚」，第九是「手不釋圓明之珠」，不釋，就是抓著、拿著；那要是手不拿，怎麼可以叫不釋呢？釋，就是放開了；不釋，這是拿著。圓明之珠，就是念珠，怎麼又金子、銀子了？簡直是一個貪財鬼。不釋，是不放開，是拿著，怎麼可以說不拿著呢？說「手不拿金銀珠寶」？那是「出家人不貪財？越多越好！」有這個財寶，越多越拿著，拿得緊一點。這個「釋」是釋放，說犯罪的人「無罪釋放」，就是把他放開了，這叫釋。

手不釋圓明之珠，手裏總也不放下這圓明之珠，總拿著，時時刻刻都拿著念佛，不把念珠放下；甚至於吃飯也掛在脖子上，不把它放下。

（編按：清涼國師以十事自勵，上人已經詳細講述過；此處是對當時在會弟子的問答，弟子並未將十事完全答出，故不完整。）

卍　　卍　　卍

你們五個人上次去臺灣受戒，搞成了「五大宗」，一點都不團結。今年又有人要去──

第一，你們對中文要明白，要會講中國話。那兒講經、講開示，都是講中國話，沒有人翻譯英文的；你們一定要懂中文，才可以去；甚至於說中國話，要說得很好。果先、果前、果逸、果修去臺灣的時候，中國話雖然說不太好，但是都懂；你們現在不但不能說，懂也都不太懂，所以這是個很困難的問題。

第二，你們到哪個地方去，一定不要給以前這「五大宗」倒架子。
現在你們去，如果隨便、不守規矩，隨便吃東西，那麼就把以前這「五大宗」的這種行為都給丟了。他們雖然是五大宗，可是因為都是領袖；那天他們不都說嗎？這將來是五大宗的祖師。那麼你們回來，這一宗不宗的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你們去到那邊，要是什麼都不懂就受戒，也不守規矩，那就沒有什麼用。

不要說旁的，我這個徒弟歡喜說笑話。說笑話，也是自己一種習氣──無量劫的習氣，這種習氣應該改的。我怎麼知道他說笑話呢？他不單和旁人說笑話，他和我都說很多次笑話。你做弟子的，怎麼可以和師父來講笑話呢？你若和師父講笑話，那你和佛也一樣講笑話，拿著法也當一個笑話，拿著僧都當笑話。所以你趕快改善自己這種的習氣，並且要誠心學著聽中國話才可以的。

C2.正顯成益（分四）
D1.見聞解行益　D2.頓證超權益
D3.成智成位益　D4.成就行願益
今D1

見聞為種，八難超十地之階；解行在躬，一生圓曠劫之果。

見聞為種：你見到這一部《華嚴經》，或聽聞這一部《華嚴經》，都會在你的八識田中，種下菩提種子。種，就是種子，你這金剛種子種下去了，始終會成就的。那麼這種子，將來成熟的時候，也就是成就佛果時，所以說「見聞為種」。

八難超十地之階：八難，是八種很困難的事情。哪八種呢？就是三惡道，再加上北俱盧洲、長壽天、盲聾瘖啞、世智辯聰、佛前佛後，這叫八難。為什麼叫八難呢？因為這八種人很困難聞到佛法、不容易修行佛法；要是想要學習佛法、修行佛法，這是很困難的，所以叫八難。

（一）地獄難：因為在地獄不聞佛法。
（二）餓鬼難：餓鬼也不容易聞佛法。
（三）畜生難：畜生也不容易聞佛法。
以上三惡道，都是很困難聞到佛法。

為什麼不能聞佛法呢？好像前邊講的「上德聲聞，杜視聽於嘉會」，他們也不能聞佛法；你們知道為什麼？是什麼道理佛在那兒說法，他們聽不見呢？本來是在佛的面前，可是卻猶如隔著十萬八千里那麼遠呢？

這一點，各位應該要注意的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們在過去生中，都不讚歎佛，不讚歎法，不讚歎僧；他們的性情都很古板的。什麼叫古板呢？就是太老實了，在佛前唱讚，他也不願意唱，說：「修行就修行，唱這個幹什麼？念這個幹什麼？這簡直像作戲似的，這有什麼意思！」或者想：「嘿，這真是胡鬧，真是沒有意思！」作佛事，他說是唱戲；唱「阿彌陀佛身金色」，他說：「我要是願意聽這個，那我去聽聽音樂多好呢！我就因為不願意聽音樂，所以才來拜佛。在佛教裏也有這些東西，這真是討厭！」他不單自己討厭，他還教旁人：「你不要學這個了，這沒有什麼意思，這是假的。」究竟也不知道什麼是真的，什麼是假的，都還不明白，怎麼會學真的呢？就算它是假的，你會不會？你連一個字也不認識。像這樣的人，他在因地不讚歎佛，不讚歎法，不讚歎僧，在三寶前他很古板的，不讚歎三寶，所以到聲聞的果位上，佛說《華嚴經》，他看不見，也聽不見。

這一點，你們各位要知道，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；在因地做得不真，到果報上就有很多麻煩，這麼彎彎曲曲的，不直。這就是為什麼佛講《華嚴經》，二乘人聽不見的原因。

（四）北俱盧洲：生在北俱盧洲那個地方，這種人很有福報的，壽命是可以活到一千歲那麼長，但是就不見佛；不要說見佛，就連佛法也聽不見；也不睹僧，看不見比丘、比丘尼，看不見出家人。為什麼看不見呢？就因為盡修福不修慧。雖有福報，而不聞三寶名，這叫一難。

有人說：「那個地方也不錯，活一千歲，吃得好，穿得也很好。」雖然這樣，但是不能種善根，不聞三寶的名字，你就不能供養三寶；不能供養三寶，你的善根就不能增長；善根不能增長，你在這兒活了一千歲之後，或者就墮地獄去，或者轉餓鬼，或者轉畜生，沒有一定的。

（五）長壽天：又叫無想天，這個天上的壽命，比北俱盧洲的壽命更長，但也是不見佛、不聞法、不睹僧，所以也叫一難。

（六）盲聾瘖啞難：好像一樣是人，但他就沒有眼睛；一樣是人，他就聽不見；一樣是人，他就不會說話，是個啞吧。他為什麼這樣子呢？這些盲聾瘖啞的人，都是在過去無量劫譭謗三寶，說佛、法、僧不對。譭謗三寶，就要墮地獄；墮地獄的罪受完了，然後又轉餓鬼；做了餓鬼，然後再轉為畜生；做畜生也是經過不知多久的時間，然後才做人；雖然做人，可是或者是瞎子，或者是聾子，或者是啞吧，或者是癱子。癱子，就是不會走路的，一天到晚就是在床上，躺著睡，睡又坐，不能走路，這是癱子。這都是譭謗三寶的果報，那麼這種人都是在八難之內。

過去在美國很少有出家人，就是有想要出家的，也不是真正受過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；都是似是而非的，像是出家人，其實不是。就好像過去這Su Man Gala，是個美國籍的出家人，但他在日本受了五戒後，他們就說是出家了，叫沙彌戒。以後他自己知道他在日本受的戒是不圓滿，不是個真正出家人，所以他到香港，就要求我給他授中國的比丘戒。當時我說：「我們中國這個戒，不是像日本式那麼簡單，隨隨便便就可以授。中國傳戒，最低限度要五十三天，或者三十天，最少是十八天，要有三師七證來授戒，不是一個人可以授的。」結果他也沒有時間，也不能得到具足戒；以後在新加坡沒有好久，他就往生了。

現在美國這兒，比丘也有了，比丘尼也有了，這都是經過詳細地修行和學習，學習戒律，學習出家比丘的樣子，這是沙門。這就是真正有了佛、法、僧三寶，可是在這個國家很少人能認識的。因為這個國家，是一個過去根本就沒有佛法的國家；現在有了，人也不確實認識；因為不確實認識佛法，所以也就不能真正修行。

你們要知道，我現在在這兒傳佛法，不是傳中國的佛法，不是傳緬甸的佛法，不是傳印度的佛法，也不是傳錫蘭的佛法；我所傳的，是從初祖迦葉尊者，到二祖阿難尊者，乃至於到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傳到中國，這種「以心印心」的佛法。這種佛法，不單單是哪一個國家的佛法，是整個世界的佛法、宇宙的佛法、法界的佛法。為什麼？

我常常對你們講，我說我不希望哪一個人信我，也不希望哪一個人不信我。你信我，也是在法界裏邊；不信，也是在法界裏邊，你並沒有跑出法界外邊去。所以誰到「中美佛教會」金山寺來的人，我不管你信不信我所講的佛法──我沒有佛法，這是世界的佛法。

六祖惠能大師說：「吾若言有法與人，即為誑汝。」我呀，什麼法也沒有。我若說有法可傳給你，那就是欺騙你！我一法了不可得，沒有法。在這一法沒有的時候——法不立，萬法皆空——這種情形之下，在外邊的人，有的人就譭謗我們，說這個地方又是這個教，或者又是那個教。有人聽見人家告訴他說，我們傳的是白蓮教，或者就有人說是紅蓮教，或者又會有人說是黃蓮教，還是青蓮教、紫蓮教，有這麼多。其實我們這裏是「一法不立，萬法皆空」；你們各位

要是不相信，就來試一試看。

因為我們不是在八難裏邊，所以才能研究佛法。我們這佛法，你們到外邊去講，也不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根本就沒有，什麼也沒有；一法不立，無智亦無得，沒有智慧，也沒有所得。

（七）世智辯聰難：這種人認為他自己的智慧很大。哲學是無頭又無尾、無始又無終、無上也無下、無古也無今，哲學就講這個。你說它死的，它又是活的；你說是活著，它又死的，怎麼樣講怎麼樣對，這就叫世智辯聰──世間的智慧，會辨別，有一點聰明；但是世間的智慧不是出世智慧，這種也在八難之一。

（八）佛前佛後難：我們現在都是八難之一；生在佛前也是難，生在佛後也是難。佛出世的時候，我們趕不上，所以在佛前佛後難，我們都是八難之一的人。不要以為自己是很不得了！有什麼不得了？都在八難裏邊，這八種的難都不容易學佛法。

佛住世時為正法時代，叫「解脫堅固」。什麼叫解脫？就是證果了，證果得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這叫解脫堅固。解脫，就是無拘無束、無罣無礙、無煩無惱。

再過了五百年，叫「禪定堅固」。那時候，人專門終日歡喜打坐；你們現在誰歡喜打坐，誰就是禪定堅固。

再過了五百年，叫「多聞堅固」，人人都讀誦大乘經典，能背誦幾部大乘經典；看書看得多，但真正解脫的人卻沒有。

你們誰要是證果了，誰就是解脫堅固；誰能背下《楞嚴經》或《法華經》等，這就是多聞堅固，這也是多聞堅固。

過了多聞堅固，就是到末法時代，叫「寺廟堅固」；人好造廟，這兒造一座廟，那兒造一座廟，造了很多廟，廟都很大的。

那麼過了寺廟堅固，又是過了五百年之後，現在是什麼呢？「鬥爭堅固」。你看現在，國與國鬥爭，家與家鬥爭，人與人鬥爭，你搶我的，我搶你的，互相鬥爭，一定要鬥爭。有的人就說：「那將來要鬥爭幾百年？」當然了，五百年的時候嘛！這五百年都是你我鬥爭的時候，末法時代就是這樣子。

我們現在正處於末法時代，所以不要再謗謗三寶了！在這個世界上，真正修道的人很少很少；就是出家人和出家人，都願意鬥爭──你說我不對，我說你不對；你說我不好，我說你不好；互相鬥爭，一定要把對方鬥爭倒了。你那座廟可以住一百人，我造個廟就要住一千人，一定要大過你；你的廟能住一千人，我造個廟能住一萬人，一定比你那個好。這都是鬥爭，所以這是八難。

八難雖然不能聞佛法，但是若有因緣的話，一聽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名字，他們就可以由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這八難裏邊，都可以證得十地。十地是菩薩位，菩薩有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。這十地的果位，都可以證得，所以說「八難超十地之階」。階，是階級，就是到那個地位上。

解行在躬：解，是明白，明白這部經的道理；行，是修行；躬，就是自己。你明白，也是在你自己；修行，也是在你自己。你要是既明白又修行，怎麼樣呢？

一生圓曠劫之果：在你這一生之中，就可以修行圓滿。曠劫，就是有無量劫，就是多的意思。眾生要經過很多很多大劫，才能修行成佛，好像佛「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」，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，在一百個大劫修這個相好。所以我們現在聞到《華嚴經》，你若能依照《華嚴經》來修行，你再能明白《華嚴經》，在這一生就可以成佛證果。曠劫之果，也就是好像釋迦牟尼佛經過那麼長的時間，才能成佛，而我們在這一生就可以成佛。

D2.頓證超權益

師子奮迅，眾海頓證於林中；象王迴旋，六千道成於言下。

師子奮迅，眾海頓證於林中：師子奮迅，這是一個比喻。這種師子奮迅三昧，就是非常地勇猛精進，就好像獅子發起威風來，非常奮迅，走得也快，又有力量。眾海，也就是海眾，就是人多的意思。頓證，是很快地證得。林，就是逝多林，也就是諸大菩薩聚會在一起，好像叢林一樣。在這個時候，頓然間都證果了，得到位不退、念不退、行不退，都得到這種不退果。

象王迴旋，六千道成於言下：這是說到舍利弗尊者帶著六千比丘，這六千比丘都願意見一見文殊師利菩薩。文殊師利菩薩就現身給這六千人見，為這六千人說法，令這些人修行「大悲法」，生長大悲菩提心，得到大悲體，行大悲的行門。所以當時這六千比丘都證得阿羅漢果，得到法眼淨。這就是「象王迴旋」，大象裏邊有象王，牠帶領一群象走路時，回頭看這一群象，牠要看著牠這些眷屬。舍利弗尊者也就好像象王似的，帶著一班比丘。這時有六千比丘都得到法

眼淨，都證果了。《華嚴經》這種境界，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D3.成智成位益

啟明東廟，智滿不異於初心；寄位南求，因圓不踰於毛孔。

啟明東廟，智滿不異於初心：這在正文裏會講到，是善財童子到一座大廟裏頭，證果開智慧。智慧滿了，不異於初心；由初發心便成正覺，很迅速的，所以和初發心時是一樣的。智滿，也就是果滿，智慧的覺果圓滿了。這是很快的，不像佛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。這一段文都是說很快就得到果位。

寄位南求，因圓不踰於毛孔：善財童子拜了五十三位師父，一般中國人不懂佛法，可是就願意拿他來做比喻，說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呢！參了五十三個師父；所以中國的佛教有一種風氣，就是參師。拜了一個師父不夠，就拜兩個；兩個又不夠，又拜了三個；乃至於一百個或者兩百個師父。說：「拜的師父愈多愈好。」實際上，這是佛教裏的一個大錯誤。

不錯，善財童子是五十三參，但他是奉師命而拜師的。他的師父下令說：「現在我把我所有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德，都教給你了，我再沒有什麼可教你的了。你現在還想要學佛法，你就由這個地方向南去，經過多遠的路程，那個地方有一位修道的善知識，他叫什麼什麼名字，你去拜他做師父。」

善財童子因為為法忘軀——為求佛法，把自己的辛苦完全都忘了，於是又向南方去求佛法，經過很遠的路程，然後見到善知識，受種種的困苦艱難，在那兒學習佛法。因為他很聰明，一學習，就把這位善知識所明白的佛法，都學明白了。這位善知識就又給他介紹另外一位善知識，叫他去親近另外一位善知識，去學習佛法。

這樣一個介紹一個，經過了五十三位善知識。當時這一些個善知識，是不貪圖供養，是不攀緣的，都是有道德、有神通，行菩薩道的善知識，他不在乎你供養不供養，只要有誠心求法，他就教你。這是經過五十三位善知識，來教善財童子，最後他也證果。

現在，在中國佛教的風氣，就要教人參師，說是參師愈多愈好。居士也都莫名其妙，以為參一個師父，這就是佛法。因為參師，把佛教搞出很多麻煩來。這位法師的皈依弟子，去參那一位法師去了；這位法師知道了，就生出一種妒忌心：「你這徒弟對我不忠實！你為什麼又去拜個師父？」於是就生了一種妒忌心，對徒弟呢？也生了一種瞋恨心：「你將來一定下地獄的。」就發這種的願，心裏就希望這徒弟下地獄。你教這師父知道，他就有這種的心；要不教他知道呢？這叫背師——違背這師父，又偷偷地去拜另一個師父。在中國的佛教都是這樣，一聽哪個法師最有名，這法師一來，就要去參師了，就皈依去。

所謂參師，就是再皈依一次。如果你相信佛的話，第一次已經皈依了，為什麼還要皈依第二次？這不是自己欺騙自己嗎？你若認為：「我第一次什麼都不懂得，沒有什麼誠心，所以在皈依的時候對於這個儀式也馬馬虎虎的，我不知道佛會不會來呢？」你若認為第一次佛不來，第二次佛也不會來的，為什麼呢？第一次不來，佛看你這第二次皈依，已經看出你對佛教不相信了，為什麼他會再來？

這法師為什麼不告訴你說：「你不要再拜師父了，你皈依一次就可以，不要再皈依了。」他如果告訴你這些話，他就沒有紅包，也沒有人供養了，所謂「出家人不貪財？愈多愈好！」我就講老實話，講真理給你們聽一聽。

我並不是怕我的皈依弟子去參師，你們誰願意參，請便。前幾個月，有人來問我：「我要到旁的地方去，另拜一個師父，可不可以？」我說：「你若願意，沒有關係的。為什麼？你既然認為另外的師父有道德、有佛法教給你，那可以的；不過你告訴我，我絕對是不留你的。」那麼在中國呢，他是不告訴師父，而偷偷地再去拜個師父，這就是「違背良師」。拜個師父，他若修行也還好，但是他也不修行，那個師父他拜了幾天又夠了，大概認為這個師父又舊了，再拜一個新師父。所以在這一生中，一句佛法也不懂，就只是拜了多少個師父，也沒有用的。

好像在正月間來的那些中國居士，都是拜了一大堆師父。他說我拜八個，他說我拜九個，那個說我拜十多個，比你更多；可惜就沒有人拜到五十三個。為什麼他們這樣子拜呢？就說：「善財童子是五十三參，我們參多幾個師父是好的。就好像我們掉到水裏，每一個師父伸一隻手，就把我們給拉起來了；十多個，一點也不費力。」這意思就是他若墮地獄了，這十幾個師父，哪一個師父有道德，就可以救他。你說這豈不是太狡猾了嗎？太不老實了，太滑頭了。什麼叫滑頭？就是頭上抹上油了，閻羅王也抓不住他，那小鬼往他頭上一抓，他頭髮很滑的，抓不住，這叫滑頭。

所以修道呀，要認識真理，不要像那些愚夫愚婦，也不明白道理，各處去亂闖亂撞的。

這「寄位南求」，就是說善財童子，向南方去求名師，參訪善知識。「因圓不踰於毛孔」，他因圓果滿——因也圓，果也圓了。不踰，就是不超越；毛，就是一根汗毛；孔，這個毛就有孔。不逾於毛孔，也就是說他快的意思。

佛教裏邊，本來是好的，但是有一些不明白佛法的人，都做錯了；做錯了，自己還不知道，所以就變成不好了。

好像在美國這國家，前幾年，還沒有你們五位真正到臺灣去受戒回來的時候，這一個也是法師，那一個也是法師，喔！出家人也是法師，在家人也是法師，真是像美國的種族一樣的，形形色色什麼都有。這法師又是個博士，那法師又是個教授，都是這麼搞起來。等你們從臺灣回來之後，現在這一些個寶貝，不知道為什麼都無聲無嗅了？什麼都沒有了；現在他們都老實了，這個也不去說他是個法師了，那個也不出來說他是個法師；就是有說是的，還那麼咬著牙自己說是的，也知道謙卑了。所以這是很奇怪的。

我們不要說我們是真的、假的，你們現在是真正佛教的比丘、比丘尼，尤其這麼幾十年，在美國就沒有真正的出家人，現在有了；所以你們美國人應該擁護你們美國人，不要管我。我現在在這個地方，不過把佛法介紹你們，你們要創作你們自己美國的佛教。不過美國的佛教太美了，你要是創得太美，又是一個太過，所以還不要那麼美。你們美國人，應該擁護現在你們美國的出家人。所以我現在預備把這個地方造好了，有人能發心，負責說：「喔，這個payment（賬款）都由我來給」，或者說：「還短人多少錢？這個錢我完全都給了。」到那時候，我就什麼都不管了，我單單講佛法給你們聽，我也不出來見人，現在勉勉強強地還有多少應酬。

但是我對你們講，凡是新來的人，在半年以前，不要向我來請開示；想要請開示，想要問什麼問題，必須要過半年以後。我記得有個弟子來很久，我都沒和他講過話，我知道他是很發心的人，但是我不和他講話。為什麼呢？修道啊，你今天問這個問題，明天問那個問題，那就不當回事了。

D4.成就行願益

剖微塵之經卷，則念念果成；盡眾生之願門，則塵塵行滿。

剖微塵之經卷，則念念果成：剖，把它剖裂開。剖裂開什麼呢？剖裂開有微塵那麼多的經卷，這是一個講法。也可以說是，把一粒微塵裏的經卷剖裂出來。微塵雖然最小，可是在微塵裏邊有法界，也有無量無邊的經卷——言其微塵雖然是最小，可是也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經卷在微塵裏邊。

把微塵這麼多的經卷剖裂開了，「則念念果成」，這念念都是成就佛果的。又有一個說法，把微塵數這麼多的《華嚴經》偈頌和品剖裂開，則每一念都是成就佛果的法門。

盡眾生之願門，則塵塵行滿：眾生無論發什麼願，你發了無量無邊那麼多的願門，可是它能窮盡眾生發願的這種行門。所以這每一粒微塵，都是你修行菩薩道這種行力所成就的，就是表示你這種行門是修得無量無邊。這種行門，要依照《華嚴經》來修，才能圓滿，才能成功，所以這《華嚴經》是最微妙的一部經典。

B8.結歎弘遠（分二）
C1.當相顯勝　C2.對他顯勝
今C1

真可謂常恆之妙說，通方之洪規，稱性之極談，一乘之要軌也。

真可謂：這是清涼國師讚歎《華嚴經》，說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啊，真可謂什麼呢？

常恆之妙說：這種法是常恆不變的，又是微妙不可思議的。

通方之洪規：通方，就是一般人都可以用的方法；洪規，就是一個大的規矩。這種大的規矩，不是一個地方可以用的，是遍一切處都可以用的，所以叫通方。通，用這種方法，任何地方都行得通，所以才說是一個大的規矩。

稱性之極談：什麼叫稱性呢？稱性而說，就是說得和這個「性」是一樣的，是無二無別。稱性，就是從性分中流露出來的。性，也就是佛性，由佛的法身自性，所演釋出最高、最妙、最深的道理，所以叫極談——這種的道理說到極點了。

一乘之要軌也：這是最上的一乘，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。要，是要緊；軌，是軌範，就好像火車的鐵軌，這個是要軌，要軌，就是人人應該從這條路上修行的一種軌範。

所以這一部經的道理是最要緊的，《華嚴經》這種大法，是難遭難遇的，不容易聞到。你想想，這是龍樹菩薩到龍宮裏去，把它背誦出來的，我們現在才能得聞。

C2.對他顯勝

尋斯玄旨，卻覽餘經，其猶杲日麗天，奪眾景之耀；須彌橫海，落群峰之高。

尋斯玄旨：現在清涼國師又舉出例子來比喻《華嚴經》，所以才說「尋斯玄旨」，你找到這一部玄妙的經典，找到這種玄妙的宗旨。

卻覽餘經：若把這一部《華嚴經》讀過之後，你再讀其他的經典，或看其他經典的話，就好像什麼呢？

其猶杲日麗天：其猶，就好像；杲日，就是太陽剛出來的時候。杲日麗天，就是旭日把星星的光明都照得沒有了，所以才說──

奪眾景之耀：景，當「明」字講；耀，是光耀。奪眾景之耀，就是說太陽的光明，就把其他星星、月亮的光明都給奪去了。你看晚間，雖然很多的星星，很大的月光，可是沒有太陽這麼光明。這《華嚴經》呢，也就好像太陽光，把星星、月亮的光都給奪去、蓋住，沒有了。這就是說，這一部《華嚴經》的道理，把其他經典的道理都給說盡了，所以才說此經是奪眾景之耀。

須彌橫海：「須彌山」是梵語，譯為中文是「妙高山」。妙高山在香水海的中央，好像在海裏橫著似的。

落群峰之高：所有其他的山，若與須彌山一比較，就都低了。所以這個落，就是把其他的山峰都低落了，都沒有須彌山這麼高。而《華嚴經》在一切經典裏邊，也就好像須彌山王似的，比一切的山都高，比一切的經典都高，所以這叫「須彌橫海，落群峰之高」。

Ｂ9.感慶逢遇（分二）
Ｃ1.弘闡源由　Ｃ2.正明感遇
今Ｃ1

是以菩薩搜祕於龍宮，大賢闡揚於東夏。

清涼大師的文章是非常地好，每一句都是對著的。

是以菩薩搜祕於龍宮：是以，因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前邊這個道理，所以菩薩──就是龍樹菩薩──搜祕於龍宮。這種的經典，可以說是祕密不傳之法。祕密教，人間沒有的，在人間這法已經斷了，所以這一位龍樹菩薩，他才到龍宮，去搜查這個祕密法。

他因為把人間的文字都讀盡了，沒有書可讀了，所以就到龍宮去。因為他是證果的菩薩，有神通，走到海裏，這水自然就給他開一條路，就這麼妙。到龍宮，龍王一看菩薩來了，也不敢管他，就隨他到圖書館；龍王就對他說：「你願意看哪一部就看哪一部囉！」他一看，最歡喜的是這《華嚴經》。

這《華嚴經》總共有三部，上部有很多卷，中部也有很多卷，下部是最少的，所以他就看下部經；這麼看了一遍，都記得了，他說好了，他要走了。因為他若說要把這一部經帶出來，龍王爺也不會願意的。雖然他是菩薩，比這龍王大得多，但是他也不能用勢力來壓迫龍王，所以他就用記憶力，念一遍就記得了，於是此經就帶到人間來；到了人間，他就默寫出來，這叫「是以菩薩搜祕於龍宮」。

大賢闡揚於東夏：大賢，就是說覺賢、智嚴、日照、實叉等這一些法師，都是弘揚《華嚴經》、翻譯《華嚴經》，所以說「大賢闡揚」。闡，就是闡明；揚，就是把它揚開。「闡揚於東夏」，東夏，就是蔥領之東，地方有數千里，謂之神洲大夏；中國叫華夏之邦，所以叫東夏。

Ｃ2.正明感遇

顧惟正法之代，尚匿清輝；幸哉像季之時，偶斯玄化。況逢聖主，得在靈山，竭思幽宗，豈無慶躍。

顧惟正法之代：顧惟，我這麼回顧，這麼想一想，回憶一下──這是清涼國師說的──我回想一下，在佛住世的正法時代。

尚匿清輝：尚且都要把它這種清淨的光輝藏起來，就是把它收到龍宮裏去。佛住世正法的時候，都要把它收到龍宮裏。你看，這是多要緊的！要是不要緊的經典，為什麼把它藏到龍宮裏呢？

幸哉：說我真是高興，真是幸運了！特別地吉祥，特別地好了。

像季之時：像，就是像法時代；季，就是末法時代。季，就是末法的另一個名字。在中國分「伯仲叔季」，伯，是大；仲，第二；叔，第三；季，第四。又叫「孟仲叔季」，孟，就是有一

點第一的樣子；仲，第二；叔，第三；季，第四。像季之時，就是像法和末法交接的時代；因為清涼國師那時候，就是像法之後、末法之前，所以叫像季之時。

偶斯玄化：偶，就是很偶然的。我也沒有想，就遇著這個人了，這叫偶然而遇；偶斯，也就是偶遇。玄化，也就是這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另外一個名字。

況逢聖主：那時候，唐朝的皇帝都信仰佛法、皈依三寶，親身請法師到宮裏講經說法，所以說「況逢聖主」。

得在靈山：這種的經典，是由印度靈鷲山傳來的，從那兒得來的。

竭思幽宗：竭思，就是窮盡思想。清涼國師說他竭盡他的思想了，把思想都窮盡了，來研究這幽玄的宗旨，這個不可思議的宗旨。

豈無慶躍：豈無，就是豈能沒有。慶躍，高興得不得了，就好像雀躍似的，那麼歡喜地跳躍。這豈無慶躍，是說清涼國師太高興了，遇到這一部不可思議的經典，歡喜得跳起來。

Ｂ10.略釋明題（分三）
Ｃ1.雙標二目　Ｃ2.雙釋二目　Ｃ3.雙結二目
今Ｃ1

題稱大方廣佛華嚴經者，即無盡修多羅之總名；世主妙嚴品第一者，即眾篇義類之別目。

在前邊所講的「菩薩搜密」那一段文，是「感慶逢遇」，感，是感激；慶，是慶幸。所以他說幸哉，偶逢玄化，這就是感慶逢遇。那麼現在這一段文，這是第十個「略釋名題」。略，就是大略的；釋，就是解釋；名，就是這個經的名目；題，就是經的題目。略略地解釋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這名字的題目。

在這一部經，從一開始講序文，分出有十個細目：

（一）標舉宗體。
（二）別歎能詮。意思就是能顯、詮顯出來，顯現出來這部經的道理。
（三）教主難思。佛是不可思議的。
（四）說儀周普。所說的道理是最普遍的。
（五）言該本末。
（六）旨趣玄微。這種宗旨非常玄微奧妙。
（七）成益頓超。這種利益是頓超的，成就頓超的利益。
（八）結歎弘遠。結，是結束；歎，是讚歎，讚歎這一部經弘大而遠。
（九）感慶逢遇。
（十）略釋名題。

這是十種細的科目。現在這一段文，就是第十「略釋名題」，略略地解釋這個名目。

題稱大方廣佛華嚴經者：題，是題目；稱，是名稱。這個題目的名稱叫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。者，就是這一部經。

即無盡修多羅之總名：即，當「就」字講──就是，就是什麼呢？就是無盡，沒有窮盡。沒有窮盡的什麼呢？就是修多羅。「修多羅」就是經的總名。因這個題目的名稱叫做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，而這七個字包括所有的經典的名字和道理。因此這七個字要是詳細講，是重重無盡的，沒有法子講得完，所以叫總名。

世主妙嚴品第一者：世主，就是世、出世之主。一切世界的王，就是世主；佛是出世之主。妙嚴，依報、正報都是微妙而莊嚴的。第一，這一品是排列在三十九品的第一品。

即眾篇義類之別目：眾篇，就是《華嚴經》這眾多的篇幅。義類，是分別義類；別目，是特別的一個名目。

現在我們講這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恐怕會有地震的情形發生；因為這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一講的時候，大地就要六變震動。所以要是有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，各位不要害怕；因為不會大的，是小小的來震動一下，這是護持《華嚴經》的善神來擁護法會。雖然有護法擁護法會，但是也會有魔王來攪鬧這個法會，所以常常有人來打門，這時候你們也不要動心。講《華嚴經》，是釋迦牟尼佛用定心來講的，一切的菩薩都是用定心來聽這部經，這都是在定中說法、聞法。所以要是有一種特殊的情形發生，各位都不要恐懼；或者沒有，也不一定，這是無有定法。

在東晉時代，有一位法師最初在道場寺來翻譯這部《華嚴經》（晉譯本）。當翻譯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堂前忽然化出一個水池子，每日正在譯經的時候，從那個水池子裏邊，這麼飄飄搖搖就現出兩個童子來；都各拿著鮮花到這兒，燒香供養這位法師。不但這位法師看得見，當時在

這個法會裏邊，有很多人都知道這情形，都看見。但也不是完全都看見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當時有善根深厚的人，在這譯經法會時，都開法眼；得到法眼，所以他們才能看見這種情形。

為什麼有這兩位童子來供養這個法會呢？因為這部經在龍宮裏頭藏了幾百年，龍樹菩薩在佛滅度後六百年，才把它請到這世界上來。經過六百年，都沒有人知道這《華嚴經》在龍宮裏頭藏著。龍樹菩薩到龍宮裏，把這一部《華嚴經》讀了一遍，因他過目不忘，記憶力特別好，所以讀一遍就記得了──把這一部經記得清清楚楚地傳到世界上來。龍王也很歡喜將這部《華嚴經》流通到這世界上，所以他也很歡喜，不是自私地想：「哦，我這一部經，在龍宮裏，這是不傳之祕，不傳的祕密法，不能讓人知道的。」不是的，他很高興地說：「這部大乘佛法傳到世界上去了，真是最好了！」所以他派龍子龍孫，變現兩個童子，來供養這個法會。因為當時是翻譯這部經典的法會，不是講說這部經典的法會，所以每一天翻譯的時間一到，就有兩個童子來佛前上香、供花，所謂「雙童現瑞」──這事情在一般佛教裏，人人都知道的。

所以我們現在講《華嚴經》，或者就有六種震動的情形發生，若震動發生，你們都不要驚恐，或者有，或者沒有，都不一定的。我沒有什麼道德，也就是所講的道理都很淺顯的，不合乎佛的心印法，護法善神或者也就不管了：「隨他們去講吧！預先告訴你們一聲，或者我們這兒正講經呢，這個地就晃起來了，這個講堂也晃起來了，不要害怕。

有的人又有了疑問，說：「講法的地方不會地震？在四年前，或者五年前，你常常說三藩市不會地震；你說你在三藩市一天，就不會發生地震，就是有，也會很少的。怎麼今天又要地震呢？這不是前後所說的道理不同，很矛盾的嗎？」不錯，是很矛盾的。但到震的時候，能叫它不震；不震的時候，能叫它震，這是無有定法。

在前幾天晚間，有個弟子從紐約打電話來問我：「一般人都說明天紐約會地震，如果一定會地震，我就要早一點回來；如果不地震，就等到下個月五號，或者六號回來。」最初我答覆他：「這我不知道，因為我現在不是在紐約，紐約的事我不知道。」過了兩分鐘，他講完旁的事，又問我：「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不要緊，你不要怕，地震就地震嘛！你管它幹什麼？」我們現在看報紙，紐約也沒有地震，這件事情也就過去了。那麼現在我們三藩市就是有地震，也不要緊的，這是佛法的表現，不需要害怕的。因為我們講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或者就會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出現。

在唐朝，實叉難陀法師翻譯完《華嚴經》之後，就由賢首國師來講經。最初翻譯這一部經是哪一天呢？是證聖元年三月十四日辛酉，在這個時候開始翻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翻譯到聖曆二年十月初八那天，才把這部經典翻譯圓滿，合成唐本八十卷。

在這沒翻譯之前，就在最初翻譯這經典之前，也正是和六祖惠能大師相差不太遠的時代，唐朝武則天皇帝作了個夢，夢見什麼呢？夢見這個天地宇宙內，都下甘露──普降甘露──沒有一個地方不降甘露的。她就很高興，所以就請實叉難陀法師來翻譯這部經典，所翻譯的也就是我們現在這一部經典──連〈普賢行願品〉，共八十一卷，四十品。（編註：晉朝所譯的《華嚴經》，稱為舊經，共有六十卷；唐朝所譯，稱為新經，又稱唐經，共八十卷；連〈普賢行願品〉，共八十一卷。）在一開始翻譯之後，果然天就開始降雨，所降的雨都是甜的，這是一種瑞應──祥瑞的表現。

等到這部經典翻譯圓滿之後，賢首國師就在「佛授記寺」開講，這是哪一天呢？就是十月十五這一天開講。到十二月十二這天晚間，講到「華藏世界海」這個地方，正講到震動，喔！講堂及寺院這個地就震起來了！當時聽講的人，出家人、在家人，有幾千人這麼多，都知道這種情形，都感覺到這個地震，所以都非常驚異，歎未曾有──從來就沒有的這回事。從來沒有，現在有了，這叫「得未曾有」。

所以實叉難陀法師，和當時有一位律師叫明詮，又有一位法師叫德威，就把當時這種地震的情形，寫了一篇奏章，呈送給武則天皇帝看。武則天親手批這篇奏章，她說：「在你們寫這篇奏章之前，我已經看過了，因為在譯經弘揚這種祕密法前，我已經先夢見甘露呈祥──普天之下都降甘露。現在開講的時候，又感六變震動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一種境界，所以這件事情應該詔告天下，令天下人都知道這種吉祥的事情。」

C2.雙釋二目（分二）
D1.解經題　D2.釋品目
今D1

大以曠兼無際；方以正法自持；廣則稱體而周；佛謂覺斯玄妙；華喻功德萬行；嚴謂飾法成人；經乃注無竭之涌泉，貫玄凝之妙義，攝無邊之海會，作終古之常規。

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這七個字，其中有六對，在每一個字又可以分出十種的意思來；每一個意思裏邊，又包含著無量無邊的道理。

什麼叫六對呢？

第一對：單單一個「經」字，這屬於教；「大方廣佛華嚴」這六個字，就屬於義。義，就是意

思、義理。所以這叫「教義一對」，這個教和這個意思、義理，是一對的。

第二對：「嚴」字是屬於總；其餘「大方廣佛華」這五個就屬於別，這叫「總別一對」。總，是總起來；別，是特別的。

第三對：「華」是能嚴，「大方廣佛」是所嚴、所莊嚴。這華它能莊嚴「大方廣佛」。所以「華」字就是能，「大方廣佛」四個字就是所，這叫「能所一對」。

第四對：「佛」是能嚴能成的人；上面「大方廣」三個字，這是所嚴的法。這叫「人法一對」，人和法，這又合成一對。

第五對：「廣」是個用；上面「大方」這兩個字，是個體，這叫「體用一對」。體，是本體；用，就是它的作用、功用。

第六對：「方」字屬於相；這個「大」字呢？就屬於性，這叫「性相一對」。

那麼合成這六對。若詳細講起來，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這七個字，這個意思很多很多的，比《法華經》的道理還深、還妙。

大以曠兼無際：什麼叫大呢？大，就是曠兼無際。曠，是曠大；曠大又兼著沒有邊際，所以叫做大。

方以正法自持：方，是個方法；這個方法有正法，有不正的法。這是以正法自己修持──以正當的方法來修行自己，也就是以正當的規則來規持自己。

廣則稱體而周：什麼叫稱體呢？稱體，就是這個體有多大，這部經的道理，也就有多廣大。也不多也不少，也不大也不小，恰到好處，就是正好，這就叫稱體而周。

佛謂覺斯玄妙：覺什麼玄妙呢？就覺悟了《華嚴經》這種玄妙的道理。

華喻功德萬行：這華是比方什麼呢？是比方這個功德。比喻萬行的功德都圓滿了，好像開花似的。

嚴謂飾法成人：嚴，是莊嚴、嚴飾。嚴飾什麼呢？嚴飾佛的十身，所以叫飾法成人。

經乃注無竭之涌泉：經，就好像從地裏湧出來的泉水，沒有竭盡的時候，接接連連不斷。

貫玄凝之妙義：貫，是貫穿；玄凝，是玄妙而堅固；妙義，就是不可思議的這種道理。也就是「經」能貫穿玄妙，而堅固這種不可思議的道理。

攝無邊之海會：攝，就好像吸鐵石吸鐵似的。這部經能攝無邊的海會，好像大海那麼多的人來。

作終古之常規：用「經」來作終古──就是古今──的一種規矩。

D2.釋品目

佛及諸王，並稱世主；法門依正，俱曰妙嚴。分義類以彰品名，冠群篇而稱第一。

佛及諸王，並稱世主：佛和世間上的轉輪聖王，所謂金輪王、銀輪王、銅輪王、鐵輪王，這一切的轉輪聖王都稱世主。佛呢？是法主。因為這些個王既然稱為世主，而佛又可以說是世出世之主，所以又可以稱世主。

世主是主於世間，這個世間，有正覺世間，有器世間，又有眾生世間，這叫三世間。這三世間的主，佛是正覺世間的主；一切諸王是這個器世間的主；天王、龍王、夜叉王，這是眾生世間的主。

法門依正，俱曰妙嚴：法門，是佛法之門。依，是依報；正，是正報。這依正二報，都叫妙嚴，用這個微妙的華來莊嚴。

什麼叫依報呢？就是所有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這是我們所依靠的，我們住在這個地方，這叫依報。那麼人，一切眾生，這叫正報。這依正二報，境界都是不可思議的，所以說「俱曰妙嚴」。

分義類以彰品名：分義類，是分開這個義理、這個品類；而以彰品名，彰就是彰明，彰明這個品的名目。

冠群篇而稱第一：冠群篇，這一品是在一切的品之前，一切的篇幅之前，所以叫冠；冠，就是

在這前邊。好像我們人戴的帽子就叫冠。因為這一品在一切品之前，就好像戴著帽子似的，所以叫「冠群篇而稱第一」，稱為第一品。

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這七個字，又可以用七種的大，來形容這部經的名字：

大，這表示體大。
方，這表示相大。
廣，這表示用大。
佛，這表示果大。
華，這表示因大。
嚴，這表示智大。
經，這表示教大。

大體、大相、大用、大果、大因、大智、大教，這七個字，表示這個七大。要是往詳細講，就是這一部經的名字，盡未來際也講不完，不要說五年，就是五十年也講不完；不過不能那麼樣講，現在只是簡簡單單地講。所以這部經的名字，怎樣講怎樣合法，怎樣講怎樣有道理；橫著講也有道理，豎著講又有道理，所謂橫說、豎說、塵說、剎說，怎麼樣說，都有無窮無盡的道理。所以這一部經，真是無有定法的。

C3.雙結二目

斯經有三十九品，此品建初，故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。

斯經有三十九品：這一部《華嚴經》的品數有三十九品；本來有四十五品，但是有六品沒有翻譯。雖然有六品沒有翻譯過來，因為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，也都是具足的，所以也可以說是完全的一部經。斯經，就是這一部經。這一部《華嚴經》，有三十九品，合起來有八十卷，加上〈普賢行願品〉，就是八十一卷。

此品建初：此品，是指〈世主妙嚴品〉。此品建初，就是它是在前邊，是最初的開始。

故云「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」：故云，所以說。「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」，這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和「世主妙嚴品」，在前邊已經講過了。

在佛所說的一代時教裏邊，《華嚴經》是最大的。以前在唐朝貞觀年間，唐太宗問玄奘法師說：「佛所說的經典，哪一部是最大的？」因為唐太宗想要念經，但是他想要念一部大經，不願意念小經，所以問玄奘法師。玄奘法師就對他說：「《華嚴經》是最大的。」那時候的《華嚴經》是晉譯本六十卷，以後實叉難陀法師翻譯的，加上二十卷，總共八十卷。

唐太宗說：「你說《華嚴經》最大，《大般若經》有六百卷，《華嚴經》僅僅只有六十卷，怎麼說它是最大的呢？」玄奘法師回答說：「《華嚴經》一門能開無量門，重重無盡，這個法是不可思議的。至於《大般若經》只是《華嚴經》其中的一門」所以當時唐太宗，他就專門念這部《華嚴經》。

《華嚴經》這種境界，是你想也想不到的，思也思不到的。在以前，北齊的時候，那皇帝的第三個兒子，到五臺山去，焚身供養文殊師利菩薩。當時有一位和他同去的太監，叫劉謙之。他看見這個皇子這樣地發心，把自己燒了，來供養文殊師利菩薩，他就向皇帝請求出家，皇帝就許可他出家。他出家之後，專門讀誦《華嚴經》，因為他特別地誠懇，晝夜精進，求一種的感應。又經過一個時期的修行，他就有鬍鬚生出來。本來太監沒有鬍子的，但在修行中，他的鬍子長出來，具丈夫相了──本來太監不會有丈夫相的，沒有男人的鬍鬚，但他修到把鬍鬚也長出來了──現在具丈夫相了，從此他就開了悟了。開悟以後，他就寫《華嚴論》；《華嚴論》寫完了，他就無疾而終。

還有一位李長者，他也是專修《華嚴經》，讀誦《華嚴經》。以後他想要找個好地方修行，在路上走路，就遇到一隻老虎。這隻老虎對他現出很友善的樣子；虎本來是傷人的，但牠見到李長者，就好像對老朋友一樣友善。李長者就對這隻老虎說：「我現在想找個地方修行用功，你可以幫我找一個地方嗎？」老虎就向他點一點頭，於是他將行李、衣單，連所有這一些東西物件，就放在這隻老虎的背上，讓老虎馱著走。走了有三十多里路，遇到一個山洞，老虎在這山洞外邊就停止不走了。李長者一看，這個山洞很不錯的，於是乎就在這個地方修行。但是這個地方沒有水，就在這天晚間，颳了很大的風，就把一棵很老的松樹，連根給拔出來；拔出以後，在原來扎樹根的那個地方，就有水湧出了。在這兒修行的時候，他就飲用這水，也寫了一部《華嚴論》。

這種的境界有很多，都是證明這《華嚴經》是不可思議的。

A2.歸敬請加（分三）
B1.正歸敬三寶　B2.請威加護　B3.迴施眾生　B1（分三）
C1.歸依佛寶　C2.歸依法寶　C3.歸依僧寶

今C1

皈命十方極三際　　塵剎圓明調御師
法界功德大悲雲　　毗盧遮那大智海

這一部經，清涼國師把它分出四門來，前邊所講的是總敘名義。現在所讀的這一段文共有十六句，這是清涼國師想要寫《華嚴經疏鈔》的時候，先皈敬請加──皈敬三寶，請三寶加被他，令他開智慧。

現在這四句偈頌，就是皈依佛寶。

皈命十方極三際：皈命，也就是皈依，以我的生命，皈依「十方極三際」。三際，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也就是皈依十方三世的一切佛寶。

塵剎圓明調御師：塵剎，就是微塵的剎土。圓明，智慧也圓滿，功德也圓滿了。調御師，是佛的十號之一。調御，就是用種種的方法，來調御三界的眾生，令他們都離苦得樂。調，是調和；御，是駕御，好像以前用馬拉車，趕車的人就是御者。佛調御三界──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三界的眾生，都離苦得樂。調御師，是調御的大導師。

法界功德大悲雲：盡虛空、遍法界，十方三世無盡無盡的功德大悲雲。大悲雲，也就是代表佛的一個名詞，佛的功德好像空中這個雲似的。

毗盧遮那大智海：「毗盧遮那」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是「圓滿」，就是圓滿大覺者。大智海，就是大智慧海；大智慧海，也就是大覺海。

前面這四句，是讚歎佛寶，皈依佛寶。

C2.歸依法寶

所住甚深真法性　　所流圓滿修多羅

這兩句是皈依法。

所住甚深真法性：這就是法，所住的沒有再比這個法再深的了。真法性，是真正的法寶。

所流圓滿修多羅：所流出來的圓滿修多羅。「修多羅」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是「經」。圓滿的經典，也就是這一部《華嚴經》。

C3.歸依僧寶

一一塵方佛會中　　普賢文殊諸大士

一一塵方佛會中：所有每一個微塵國土──十方一切地方──佛會中，是諸佛在法會裏邊說法；也就是諸佛在十方一切國土的法會中說法。

普賢文殊諸大士：普賢菩薩在《華嚴經》中，是一位主要的菩薩，還有文殊師利菩薩也是。諸大士，還有其他很多的大菩薩。

B2.請威加護（分三）
C1.請歸之意　C2.願加護相　C3.著述所為
今C1

我今欲以一毛智　　測量無邊法界空

清涼國師說：

我今欲以一毛智：我現在只有一根毫毛這麼多的智慧──這表示自己的智慧太小了；一根毫毛這麼多的智慧，那是很少很少的。

測量無邊法界空：測，就是猜測；量，是量度。量度什麼呢？量度沒有邊際的法界空──法界這麼大的空理，真空的道理。也就是說以一根毫毛這麼多的小智慧，來測量無邊無際這麼大的法界空性，這種空理，怎麼能測量得窮盡呢？測量不窮盡的。

C2.願加護相

願承三寶同體慈　　句句冥符諸佛意

願承三寶同體慈：願意憑仗著十方三世三寶同體的慈悲。

句句冥符諸佛意：我所寫出來的《華嚴經疏鈔》，每一句都符合諸佛的心意。冥符，就是暗暗地符合諸佛的心意。

C 3.著述所為

俾令法眼常無缺　　盡眾生界如普賢

這一段偈頌有十六句，在前邊的八句，是皈依十方無盡無盡常住三寶。後邊接下六句，是請求十方常住三寶的大威德來加被而護念，開他的智慧，令他所說的法，所撰寫的疏鈔，每一句都合乎佛的意思，所謂「上合佛心，下契眾機」。最後兩句是迴施給法界眾生，把著述《華嚴經》的功德，都迴向給法界眾生。

俾令法眼常無缺：俾令，就是使令。法眼，在這裏是指這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常無缺，常常地不會斷缺的。使令這種法常常存在，不會沒有的，不會斷缺的，所以說「俾令法眼常無缺」。

盡眾生界如普賢：普賢菩薩在《華嚴經》裏，是當機者──請法之主；普賢菩薩他這種境界，是沒有法子可以知道的，所以稱為「大行普賢菩薩」。每一個眾生心裏，都有普賢菩薩；而每一個眾生的身心，也都在普賢菩薩的心裏。所以清涼國師說「盡眾生界如普賢」，所有一切眾生，都變成普賢菩薩的化身，都能行普賢菩薩的大行力。

B 3.迴施眾生

迴茲勝善洽群生　　速證菩提常樂果

迴茲勝善洽群生：這一句就是迴向。把所撰寫《華嚴經疏鈔》的功德，都迴向給所有法界十方的眾生。勝善，註解《華嚴經》的功德是勝善，是殊勝而最好的。洽，是周遍，把這種功德都給所有的眾生，這叫洽群生。

古來的人，有的發心讀誦《華嚴經》，有的發心書寫《華嚴經》，有的發心供養《華嚴經》，有的又受持《華嚴經》。雖然《華嚴經》這部大經，有八十一卷，十萬偈頌，但是古時候有人發心用自己身上的血，一個字一個字來寫《華嚴經》。為什麼呢？這就表示報答佛恩；因為佛對於我們眾生太慈悲了，所以有的人發心用自己的血寫經報答佛恩。

現在紐約的壽冶法師，他在五臺山時，就發心用血來寫一部《華嚴經》，所以他自稱為華嚴行者。什麼叫華嚴行者呢？就是依照《華嚴經》的方法來修行。這一位法師呢？他原來不識字的，以後就跟著法師學讀四書，他一點一點學，現在不單會讀誦、講解，而且還會書寫了。雖然寫字的功夫還不夠，但是偶爾還有字寫得不錯，寫得很好的。他能用自己的血，來寫《華嚴經》，這都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也可以說這位壽冶法師一定是與《華嚴經》有大因緣。

迴茲，迴是迴向，茲是這個。什麼呢？就是他撰寫這一部《華嚴經疏鈔》所有的功德，清涼國師自己不要，他不說：「喔，這是我作《華嚴經疏鈔》的功德，這功德我都要把它帶到我的袋裏頭留著。」他不這樣子，他要迴向給所有的眾生，把這種勝善的功德，普遍來周濟，布施給法界的眾生，令法界所有的眾生──

速證菩提常樂果：快快地就證得圓滿的大覺，常樂我淨，這種涅槃四德的妙果，這種常常快樂的覺果。

所以你看菩薩發心，他絕對不是為自己，他就註解一部經典，也都要把功德迴向給法界眾生，一點自私心也沒有。他不說：「哦，這部經是我註的，這功德我都要。」不是的，他將所有的功德迴向給法界眾生。這個眾生，就是現在你我都有份，清涼國師把註經的功德，都布施給我們現在的眾生，所以我們都應該感謝清涼國師這一種的慈悲。我們能得到、看到這一部《華嚴經疏鈔》，能依照這種註解來修行，來學佛法，我們都應該向清涼國師多叩幾個頭。

當你還沒有明白佛法的時候，聽到這種道理，感覺很平常似的，也不認識它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最妙的一種法門。等你要是明白了這種法之後，你就知道清涼國師對我們一切眾生，這一種的慈悲，這一種的愛護，真是無微不至；連最微細的地方，他都為我們想到。所以我們現在才能聽見這種妙法，如果沒有大善根，你根本就沒有法子聽到這一種法。不論你是哪一種人，或者修行，或者不修行，或者發菩提心，或者沒有發菩提心，能聽見這一種法的人，真是──沙裏澄金──來沙裏頭找金子。

就好像金子，沒有見過金子的人，你就見到金子，也不知道它是貴重的東西，因為你不懂。例如鄉下人沒見過鑽石，要是見到了鑽石，他說：「欸，這和普通的玻璃是一樣的嘛，怎麼賣那

麼多錢呢？」為什麼他這麼樣講呢？就因為他不認識。而我們現在對於這部《華嚴經》，也有類似的情形，不懂法的人就覺得：「聽法就是這麼樣子嘛！」要是明白這種法的人，就知道這是最高無上了，沒有比這個甚深微妙的法再好的了。

所以清涼國師在沒有寫這部《華嚴經疏鈔》之前，他就求華嚴海會佛菩薩來加被他，給他靈瑞的預兆。他在佛前拜佛，懇切至誠地求；有一天，他就作了一個夢。這個夢怎麼樣呢？他夢見一尊金色的佛像，喔！這佛像放大光明，普照法界。

在這個時候，他就用兩手捧著這光，然後將其吞了。就好像某人說他也吃過光，但這個光和那個光不一樣。還有摩訶迦葉尊者也叫「飲光氏」。我那時候講這飲光氏，這個人說他也飲過光，那麼他飲這個光是怎麼飲的？那是不知道了。而這位清涼國師不是飲光，他是吞光，把這光都吞到他的肚裏去了。所以，以後他開始寫這部《華嚴經疏鈔》，落筆不停，也不改、也不停，就這麼往下寫。為什麼這樣？因為開大智慧了。他所寫的，都是諸佛菩薩來加被他，教他這麼寫的。

這疏鈔前面有懸談，《華嚴經疏鈔》的懸談就有八大本；你看！就連我們現在所講的都在裏面。你們各位要是想詳細聽一聽，盡單講懸談也可以，但是講一年也講不完，它比《妙法蓮華經》還要多。那麼要是覺得可以自己看，不願意聽呢，可以快一點，就早點講經文也可以。你們大家想一想，願意怎麼講，我們就怎麼樣講。不過這個懸談，講得真妙，妙不可言的。

你們想一想，清涼國師一開始寫這疏鈔的時候，就有這麼個境界，這叫光明遍照之相──這就是《華嚴經》光明遍照法界的意思和預兆。

以後，當《華嚴疏鈔》將要寫完的時候，他又得一個境界，又是作一個夢。夢到什麼呢？夢見他自己變成一條龍，在五臺山上，龍頭枕在南臺，龍尾纏在北臺上。一會兒他又變了千百萬億這麼多條龍，飛到天上，向四方而去，然後就沒有了。他醒了之後，知道這是表示《華嚴疏鈔》要流通到盡虛空遍法界去了。要是開五眼的人，就可以看見盡虛空、遍法界都有《華嚴經》，也都有清涼國師所寫的《華嚴經疏鈔》。開眼的人要是願意看，隨時入定都可以看見。

《華嚴經》是佛在定中說的，以定心說定法，度定心的菩薩；所以盡虛空、遍法界都有這部《華嚴經》。各位要是不信，那我也沒有法子叫你們信；你要是想研究，慢慢就會信了。這種境界，的確是不可思議的。等講到經的正文時，那種境界根本沒有法子明白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如果按照普通不明白佛法道理的人，是想不通的。所以就要把這個道理講淺一點，或者按照你所知道的，來告訴你，你就可以一點一點地明白了。

談到講這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現在（一九七一年）在這整個世界上，可以說是沒有第二處，就我們這兒有這個法會。我在這個國家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講了一年零一個月，而這一部《華嚴經》最快也要講五年。在這五年的期間，你們年輕的都會老了；老的人呢？或者就會死的；死了，或者又會托生再來聽經。所以這五年的期間會有很大的變化，有很大的不同──以前不信的，現在聽了，也會信；以前就相信的，聽了之後，就會去修行了。現在這「華嚴法會」在美國是個新開始，所以你們這一班人都要做這個世界上最誠心的學佛者，把握這難得的機會。